慕亭集 卷之五

共六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撫松亭記

葛川文丈金公謝事歸隱于稼逸山中買居琴氏之雙松亭爲其澗壑雲林之勝允愜於退閒嘯詠之樂也閒者以書遺著秀曰古有雙松在亭前一則中被鬱攸今只有孤松而儼屋適在雙城歸後故改以撫松名扁如使淵明有知得不顚笑於千載之下乎君其爲我以一言辨之著秀擎讀而作曰地必由人而勝物必待主而名維此稼逸一區卽琴氏諸先輩鍾

毓之地自古稱嶺下名村今爲文丈所管領焉此固
有數存者而昔之雙松今焉獨秀蒼虬老榦衣被美
號以作盤桓撫摩之資者其亦關乎數也日與木公
蒼髯相對怡顔三逕物色宛如羲皇上界假令九原
可作亦將有千載知遇之感何遽嚬笑之有雖然士
君子擔夯大業際遇明時則上可以論道經邦下可
以利民澤物非若一節之士長往山林以韜晦爲高
也今文丈歷事 兩聖崇躋八座德業功名之盛到
老愈赫而一朝反投簪解紱尚友高逸卧北窓之清
風托後凋之心期其視夫古之遺時不祥見幾高蹈

者時義顧何如也此則必有能辨之者矣著秀葺布
生也何敢與論於大君子出處之義異日者第當挾
素琴登松壇爲公和歸來辭一篇歲癸未三月日

敬亭記

英眞兩縣之境有石人立撑半空對峙爲門呀然成
洞府水瀉出其間古所稱林泉也崇禎處士石門鄭
先生始卜居焉築臺疏池亭其上亭曰敬齋曰主一
軒曰雲棲池曰瑞石端居自靖恬養性靈閒又發之
聲詩而淸婉感慨隱隱有匪風下泉之思不佞屢嘗
登先生之亭誦其詩讀其書而歎曰後百世而聞其

風者誠足以廉頑而立懦也雖然此則陳跡之粗者也求之於跡不若求其心尚論而不得其心則其可謂眞知古人哉是其文章之雅節義之卓凡有耳目者皆能誦說而至於平日主敬之學實爲文章節義之本者則無有能闡明之此何故也噫其跡晦其志微隱求潛養之功超然有獨得之妙而人不及盡知者歟試以名亭之義推演其旨蓋敬者古聖賢心學之要也伊洛主一之訓最爲精密敬齋箴中其說尤備而末復謂毫釐之差便至三綱淪九法斁然則敬與不敬而天理存亡之幾判矣先生嘗遊愚伏門下

益庄舊廬之庄書名誤書耶

講明此箇義理而養之有素及夫神州陸沈天壤易處三綱九法之淪斁極矣先生慨然秉春秋之義而身居山野跡[illegible]肯以直方修養之大宗旨倡明於世則遂卷而懷之用是爲修身立命之方此敬亭之所以作也主靜以立本而提撕於虛明湛一之中正義以方外而體驗於省修克治之地居常戰兢而如履如臨日有猷爲而勿忘勿助惺惺照管之法不墮空寂之境觀於言志諸作可知其用意深處是豈與遯世一節之士偏枯無用者比而論哉先生旣歿而長胤益齋公仍居益庄舊廬克紹家學亭則傳之第四

風者誠足以廉頑而立懦也雖然此則逹跡之粗者也求之於跡不若求其心尚論而不得其心則其可謂眞知古人哉是其文章之雅節義之卓凡有耳目者皆能誦說而至於平日主敬之學實爲文章節義之本者則無有能闡明之此何故也噫其跡晦其志微隱求潛養之功超然有獨得之妙而人不及盡知者歟試以名亭之義推演其旨盖敬者古聖賢心學之要也伊洛主一之訓最爲精密敬齋箴中其說尤備而末復謂毫釐之差便至三綱淪九法斁然則敬與不敬而天理存亡之幾判矣先生嘗遊愚伏門下

講明此箇義理而養之有素及夫神州陸沈天壤易
處三綱九法之淪喪極矣先生慨然秉春秋之義而
身居山野旣不能以直方修養之大宗旨倡明於世
則遂卷而懷之用是爲修身立命之方此敬亭之所
以作也主靜以立本而提撕於虛明湛一之中正義
以方外而體驗於省修克治之地居常戰兢而如履
如臨日有猷爲而勿忘勿助惺惺照管之法不墮空
寂之境觀於言志諸作可知其用意深處是豈與遯
世一節之士偏枯無用者比而論哉先生旣歿而長
胤益齋公仍居益庄舊廬克紹家學亭則傳之第四

風者誠足以廉頑而立懦也雖然此則逹跡之粗者也求之於跡不若求其心尚論而不得其心則其可謂眞知古人哉是其文章之雅節義之卓凡有耳目者皆能誦說而至於平日主敬之學實爲文章節義之本者則無有能闡明之此何故也噫其跡晦其志微隱求潛養之功超然有獨得之妙而人不及盡知者歟試以名亭之義推演其旨蓋敬者古聖賢心學之要也伊洛主一之訓最爲精密敬齋箴中其說尤備而末復謂毫釐之差便至三綱淪九法斁然則敬與不敬而天理存亡之幾判矣先生嘗遊愚伏門下

益莊舊歷之莊壽老謹書刊

子處士公世守無墜而教授公恬退不願仕睡窩公隱德而終老其風猷有自來矣迺者七世孫仁睦適追先志重葺是亭又傍立居第臺沼改觀門巷如故菀然有方興之象如吾子者眞可謂善繼善述者哉以不佞亦嘗與聞先生之風屬以記其事竊惟溪山泉石之勝先生已題品而歌詠之睡翁又記之詳焉曷容贅爲說乃特拈出一敬字以寓微顯闡幽之意且曰繼述莫要於傳心誠以先祖之心爲心凡於動息出入仰瞻楣扁而惕然警懼于中以是單傳的訣爲一身一家之基本田地則尤豈非肯構之大者乎

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斯亭乎重爲吾子誦之
因并序列以告來者

松亭記

昔龍川陳同父嘗葺治園亭晦菴夫子譏其傲不得
沂雩意思及夫大風之吹倒亭子也又規之曰雖掀
却卧房亦且露地睡盖士尚志也不要有富貴相彼
楊樓燕幕得之猶不爲則況窮而野處者雖因樹以
爲屋班荆以爲席逍遥於曠漠之境偃息於叢薄之
中亦當樂而忘憂安往而非吾廬哉吾友金啓魯氏
湖海士也晩而隱于禮州鑄山之陽傚得一間藏書

之室大如斗戶不能納凉客至無以共折旋乃就谷口老松下風焉村人指以爲古李默窩所植也蒼虬數十蔭映洞天風烟雪月光景皆可賞遂欣然有契於心日杖屨徘徊而笑曰此吾亭也於是知舊相過從者呼以松亭翁翁嘗爲余言子知夫吾亭之美乎占閒曠爲基地借磥砢爲樑棟蓋之以層柯密葉障之以茂林豐草不費方斲結構之勞而天然成大廈脩簷造物者培壅此樹以付與鳩拙厚矣哉日與社中父老秀才子及東西行旅之避風雨而投止者同其樂隱然有杜草堂大庇之意已而客去獨立長嘯

靈籟颯爽林鳥和鳴心與境會韻與響成泠然而醒曠然而怡則又庶幾乎曾氏子風雩詠歸之像其隨遇自得之妙惟知我心者知之請吾子爲之記以發其幽余乃作而曰翁之意不在亭而在於松知夫松之所以爲松則斯可以知翁之心也歟松性直凌霄漢而挺特翁之昂莊高古不諧於俗者似之松節勁傲霜雪而長青翁之忍窮守餓不變其操者似之松韻清而遠奏笙簧而鳴金石翁之詩瀉腔調颯颯乎太古之音亦類也矧乎之松也生長邃壑世莫得以知焉故不能充靑州之貢而作明堂之柱翁之早擢

穹林卒不遇匠石之顧終老於海山寂寞之濱者何異於是翁與松兩相遇假號爲亭亭之爲言亭亭然挺直之意也其與夫世所謂亭觀者可比而論哉翁且不負初心益勵晚節以蘧廬爲安宅以主賓爲廣廈以理義爲芻豢菽粟則高卧百尺亭上藐視彼巍巍然者矣夫然後超出事物之外方可與論於吾與點意象先師之訓不其信歟吾老矣縱不能膏車秣馬從子于松亭之下而惟平生莫逆之心直以歲晏相期翁之屬我以記者是心也我之爲翁記之者亦是心也禮曰如松栢之有心古人詩云歲寒心事不

相違重爲松亭翁誦之以致同人交警之意歲丙午月上元慕亭李著秀記

畏菴記

古之言畏而警人者莫有切於周書之不畏入畏不畏者何謂也褻明慢紀而昏不知其戒懼也入畏者何謂也興戎召禍而躬自陷於危厲也夫人之戴天履地接人應物何適而非畏塗也不畏乎天則天怒而罰降不畏乎人則人惡而僇及其機可不畏哉然天非畏也所畏有甚於天人非畏也所畏有甚於人知所畏而不入於畏者心之存也不知畏而入於畏

者心之亡也心之存亡而休咎吉凶惟影響焉甚矣心之可畏也求所以不入於畏則先須密察其可畏之端而致其畏之之功畏之如何反諸心而主乎敬而已在昔朱夫子釋中庸戒愼恐懼之義而有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又嘗題薛畏翁詩而以敬字惟畏近之之訓申明之蓋敬者一心之主宰也心有主宰而不被外物撓奪莊嚴以體之兢業以持之者是居敬存畏之方畏不離乎敬也誠能惕然而厲竦然而恐置此身於羊腸灩澦寄此身於虎尾春氷敬之又敬畏之又畏言言事事時時處處無往而不敬畏則

操存之至斯可以不入於畏而庶有得於考亭言敬之旨矣推而言之則如所謂嚴恭寅畏所謂畏天時保所謂君子有三畏者夫孰非敬之道也愚嘗有味於斯而顧未能行焉吾友趙君魯仲以畏名其菴要余一言規之魯仲之意葢欲以是而宅心持身以是而居鄉處世則與吾向所云者默相契矣敢不樂爲子告之詩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願與吾友共勉焉

權孝子兩世旌閣記

周禮大司徒教萬民賓興而孝居六行之一漢之時

詔郡國擧孝廉論列其行在昔帝王之崇奬民善以
風勵天下者至矣降自世教衰而民不興於行又或
局於人地行雖修而名不稱者間有之然則上之司
教者何所奬而勸之下而爲民者何所視而跂之也
於是乎有宅里棹楔之典焉是則古聖人旌淑表閭
之遺意而亦足爲明人倫樹風聲之一助也永嘉城
門之東有權孝子父子者而鄕士大夫公誦之御史
守相採聞之旣旌其父又旌其子苟無內行之實能
若是乎今據前後旌褒之蹟蓋其事生也怡愉以順
之温凊以安之藥餌以護之無一事不愜親心其御

恤也身不脫衰絰口不近魚臛奉祭而不以貧寠或
闕展墓而不以寒暑或輟孺慕之誠終始如一日此
其父子事大略也父既行之於前子又述之於後欲
知其子之孝不當於其父求之耶至若秉心廉謹而
一毫無敢欺惟懼玷辱及其親收恤亡兄遺腹而先
己子以成立之俾主先祀夷考其行無適而非孝之
推也日用平常之中而自有人人所難能者則是亦
卓異行也何必爲丁蘭符表而後方可謂孝也耶意
斯人也縱不能賓興聖世得與孝廉之列而其至行
美蹟歿焉而愈彰使過其閭者油然生孝悌之心則

朝家所以崇奬而風勵之者顧何如也適者小孝子之子永文訪余山齋請記其顚末始余以拙陋辭之又使其從弟永發累懇不置發卽所謂遺腹而主先祀者也泫然道循父教育之恩誠足以感動人且念余居城東數里孝子隣也耳其行誼有素今於是役也其可終辭已乎遂作而曰一家興於孝而兩世旌其門者求諸三綱錄中未之見也尤何其偉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今孝子家之父傳子述已是錫類之應而孝子之子若孫又皆斤斤有典刑吾將見權之門世有孝子孝孫

而永言不匱之思亦將爲後人則也歟大孝子旌門在 仁陵戊辰旣銘于石而閣之後三十四年而小孝子旌 命又降遂仍舊閣而稍大之竪貞珉視前式時辛丑季夏月日也大孝子名聖範小孝子名思度太師之後因并序次其事實以詔來者

安窩窩記

是歲春族兄安窩翁自道州歸編摩先大夫遺文著亦叨參丁乙之役得以共周旋於江樓郊墅者月四五弦研槧之暇縱談南鄉風土因喟然曰安窩者吾之窩也吾少也妄意四方而孤露落拓老白首無成

顧乃有就閒耕讀之志盖自午橋而東之茅南之龜
自龜而復返於午未幾而又轉而南屢易居而突不
得黔大懼荒墜家學終歸於臧穀之亡羊邯鄲之失
步也所以竊倣安樂祖師法門以爲寓中觀省之資
君其爲我記之著作而曰翁之寄意也遠寓警也深
誠能隨其所遇之境卽其所過之地而安吾分以居
之則何患乎處之之難也雖然余觀世之人平居循
故常者其安也順而易而若夫處棲屑困拂之地則
每覺危而難安須先打透得一寓字然後始可以言
乎安矣盖嘗聞人生之動息偃仰於穹然隤然之間

者只是一箇寄寓身也或聚或散或久或暫何常之有古之達理之士知其然也不欲以蘧廬暫寄之身爲物所役凡於進退離合勞佚忻戚常曠然而虛夷然而樂以是終其生焉此安分立命之大方也今翁北南搬移之餘始討得歇泊泉石足以資枕漱樵採足以給朝晡淨室明窓足以寄傲而容膝日早起冠帶靜坐觀書有時滿引大白醉則眠醒則述由由然樂在其中于斯時也不自知吾身之寄於此者客耶主耶久耶暫耶吾旣忘吾又安知吾寓之寓也夫然後安於心矣心安則身安身安則寓亦安雖因樹縛

屋索居而無羣不爲孤也雖汎梗飄蓬轉徙之無常不爲疲也況君子之所居者安宅也所履者安地也書之安汝止易之安土惇仁大學之靜后能安尤豈非吾人受用之要符乎至哉先夫子之訓曰吾嘗聞諸先師矣人能定靜其心雖入水入火無所處而不安翁之爲是號以自警其亦有所受矣又豈憂家學之或墜也異日者幸而挈妻子載書籍還于故山則雖無田可耕無屋可居亦將循是道而處之安往而不得吾安哉旣以是奉勉焉因竝牽連書之爲安寓寓記

緘齋記

士君子之檢身飭行固不在墻壁標榜然夫以子朱子之大賢而猶且於佩韋之戒晦木之訓皆楣揭而覽省之誠能有是名而實行乎其中則名亦美矣而况乎祐出家訓之切於己者爲常目體認之資者尤豈非繼志述事之善者乎我再從弟信民文雅謹拙人也迺者棲寓於松鶴山中扁其齋曰緘有書於余請一言以識之余聞而擊節曰噫吾弟之取義於緘者我知之矣余嘗聞先叔父下庵先生之敎曰古人詩莫言人長短言人我自傷言山言水外緘口過乎

生二十字昔我敬受於先妣膝下終身念念莊誦不啻若白圭之三復若曹其皆服膺焉晩年又以山水名齋蓋亦取言山言水之意也小子輩日侍文几親炙不爲不久而山樑一顉法語難聞懼無以體守遺意以庶幾乎言寡尤行寡悔矣吾弟乃於離索之中永念夙夜之無忝深戒樞機之或失必以古詩中緘口之語把作頂門上一針吾知其眞得家庭閒單密之傳而其亦稽合於韋齋號移揭之意也歟大抵緘之一字衆妙之門而斯意也蓋本諸孔氏遺書矣昔吾夫子入周廟見金人之三緘其口呼門人曰志之

此古之慎言人也夫口容之含默而不妄發誠如金口之緘焉則何患乎招尤而起羞也凡於平居語默之間日用酬酢之際恒惕然內省于心曰一開口而無或忝我先人訓辭乎一出言而得不有愧於壁上楣題乎提警如是檢防如是常若父師之臨其上則方可謂善繼其志而於緘之意盡之矣吾弟其勉乎哉抑有一說焉先叔父又嘗推演詩意曰不徒勿言人長短雖山水美惡亦不須言旨哉言乎吾弟所居山水鄉也重以此訓爲君誦之

跋

退書百選跋

退陶先生書流布華夷爲洛建後第一文字其片言隻牘何者非妙道精義之發顧其篇帙不少遽難究竟故前輩又間有節約之工蓋節取簡要以便省覽是亦學問中一事也惟我曾大父平地公博學信古不喜著述晚年乃手抄先生書札之尤切於受用者纔屬筆不幸未卒業此後孫無窮之恨也且集中書類合十六冊而今按家藏只有下八冊抄目或者嘗幷抄分編而逸其上歟夫古君子厥有未成書而後之續成者可數其人矣不肖生晚識淺繼述非其能

然竊感前人之志未就也謹因抄錄而參考元集妄以己見追補其上一半之闕者下則仍其舊而間復添入總滿百而訖焉其編次義例盖倣百選朱書也今此所選視夫全書才得十之一而其敬義博約之功進退辭受之節動以考亭爲師明斯道惠後學之意則大要具於是誠以此篇爲初學下手之始更就湖上節要書以博其趣而末乃淹貫於一部大全則其於先生之道與學庶得以該詳略而徹始終矣然非敢以是求多於人只要與一家後生私相講授體先志於追述窺大明於隙光愚蒙僭竊之罪尚或可

恕也歟歲己丑長至月謹書于大慕山齋

曲城世稿後識

我東方文藁之行于世者殆累百家雖或有遠近隱顯詳略之不同皆足以徵古家文獻之美而至其箕裘世世父以是傳之子祖以是傳之孫者盖甚鮮焉然則文章事業之一家紹述豈不難哉余讀曲城廉氏家乘輒擊節敬歎而繼之以感慨不已也竊嘗論麗朝人物必以忠敬公梅軒先生爲第一流其盛德大業國史載焉名滿華夷功存社稷出入進退之節維持匡救之力巍然爲五朝元老又有三賢子接武

而起若菊坡公之建議革胡服從華制定行三年喪之禮者大有功於名教以至東亭公之忠亮勁直淸江公之孝友文雅觀於枕流萱亭之記亦可据信焉在 國朝則參議公之翊 聖御命而有春亭之序焉參判公之臨亂敵愾而有金陵之誌焉噫子而述其父弟而踵其兄孫而繩其祖風猷文彩之赫赫綿綿誠古今之所罕見也然而喬木世胄之門滄桑累變古籍寢泯遙遙雲仍之落在遐鄕者索然抱衰替之恨名家之盛衰無常實與世道升降而然歟適者其裔孫重默合謀南州士友祀梅菊兩賢曁參判公

於龜淵之社又博採連世遺蹟於輿地文選及諸先
輩集中而附之以家乘編爲世稿二冊將圖剞劂而
壽其傳苟非追遠之誠勤且苦者能如是乎烈火之
餘片玉猶存以待今日後裔之手而掇拾聯綴者誠
若有數焉則曲城氏來復之漸亦當於此乎卜之也
抑着秀別有所感於中者我先祖杏村公寔與梅軒
公同登相府德業相甲乙紅賊之亂俱扈駕而南更
直野次不避艱危而凱旋之日又有元巖驛唱酬佳
句杏村之胤平齋公之歿東亭公與牧隱柳巷諸賢
共力竪碣而爲之銘我家聯芳之集備載其蹟而今

於廉氏世稿中亦間撫而附著之當日事契之密實兩家後人之所宜講服也將見是稿也與我聯芳集幷行而齊美則著也義何敢恝然於文字之役哉旣以是告重默甫因識數語於卷末以寓孔李通好之誼云

金懼齋實紀後識

金上舍秉壽氏嘗語不佞曰子知夫吾宗先世有懼齋公乎公東都人龍蛇之亂與從弟畏齋公從姪栢巖公倡義糾旅赴㩴花山永陽陣中而復城之日與有力焉繼而抗鷄林賊栢巖殉畏齋病而公獨始終

以之國獲甚多 朝家屢降爵賞而未嘗自以爲功冦退後遂晦跡山水間書史自娛年九十九而終其績偉矣其志高矣世有識其眞者孑不佞肇聞而擊節聳歎恨不得彷徨於孔巖西浦之間以想象其遺風餘烈迺者公之後孫疇洛甫訪余花城之東奉示公遺蹟請一語以識之不佞非其人然聞公之風則雅矣即欣然斂衽而讀之大抵皆昔之所得於上舍者而尤加詳焉噫一家三賢同擧義旗雖有或生或殣之異而其心則均之爲顏杲卿兄弟也至其韜名歛功退老嵁巖則又似馮主簿之獨屛樹下裵晉公

之不言平淮也且夫文學贍逸東都官舍有偉頌一
篇而詞采煒如栢巖公之立碑也爲作招魂些以哀
之而悲憤激烈瀉出自家之忠肝義膽又有非古之
少文徒讀者之所可能也以至義壇同盟之錄諸賢
叙述之文俱足以按據而徵信異日太史氏有能書
公汗青并美於同時諸義士之列勿令南霽雲雷萬
春闕載於張中丞傳中則公之名雖云晦於一時而
且將昉於後也歟别有一事慨恨者鶴峰先生之開
府晉陽也公單騎馳謁至有一二贊畫之言眞禦賊
良策也見在家牒而於鶴峰集及李松巖龍蛇日記

幷泯然無一字何也竊念賊未平而先生遽不幸亂
中傳錄槩多疎畧且考年月則公之進見先生在松
巖湖西役之日日記之闕公名勢亦然矣如得大賢
一言之重垂諸簡策尤足以有辭來許而顧未及焉
可勝惜哉幷識所感於中者附之實記之末歲在戊
申春三月固城後人李著秀謹書

李子書節要後識

李子書節要一部卽益齋鄭公所編而其義例盖倣
朱子書節要者也惟我退陶先生倡明絶學於海東
千百載之下明誠博約之工出處進退之節動合朱

子法門而其妙道精義之發於論著者又與朱子書幷傳于世地負而海涵後之君子節約其書以便省覽以惠蒙學亦所以深體老先生尊信朱書之意而與有功於斯文者歟鄭公諱焜崇禎處士石門公之長子也石門學於愚伏愚伏學於西厓陶山門下淵源端的其得於私淑講授之餘者必有一副當眞諦矣今觀此編貫盡一生功力精於取舍謹於裁節而手寫淨本以待來許是豈記誦尋摘之士所可幾及哉公之後孫仁壽仁睦深恨先蹟之沉湮要與同志諸人合謀繡梓屬著秀以文字之役著秀復曰累世

巾行之藏始出於賢孫之手圖所以公傳誠後學之幸也然是書節要近又出自湖上此編之成已在湖上百年之前且念兩本抄節不無去取詳略之殊二家各存之使夫讀者得以參觀而互攷未必無益於講學正所謂并行而不悖也遂略識顛末以附于下云歲甲辰除月上澣後學固城李着秀謹識

義稧案識

大學傳申言用財之道而結之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夫義之爲用家國一也惟義所在利亦隨焉苟其施諸事者壹出於公共之心而不循一已之私

則有財有用何往而非義也民興於義可以優於天下豈但爲一人一家之政而已耶迺者月會之席宗君景涵諗于衆曰吾宗自宣敎公以後門户稍衍至孫行而爲十五房見今緦功袒免之親多至八九十家而貧益甚凡於喪葬嫁娶之節窮無以致力者十居八九縱欲出手拯濟顧博施無方今以十五房嫡長家各出多少貲而視其力爲差等益之以圭田剩餘爲吉凶緩急之資則其於庇族惇宗之義可庶幾乎茲論一發說之者衆遂講定節目名之曰義稧盖倣范文正蘇州故事也夫以范公先憂後樂之志身

享萬鍾之祿力足以仁庇九族而猶且以此一舉傳之爲千古美事況乎韋布之士志存大庇能行古義者乎合大小宗而統衆支固義也爲支庶而承奉宗嫡拱手仰成者亦義也其各顧名而思義以鄒夫子窮不失義之訓董江都正義不謀利之語爲立身行事之本而申之以周禮之六行張公藝之百忍情愛相孚式好無猶尊祖重宗而無親疎之別周貧恤患而無物我之間則爲我先人十五房之後者雖至百世之遠猶夫同堂之懿而垂諸來許亦將稱之以鐵城義門豈不休哉然則斯稧也眞可謂以義爲利者

也盍相與勗焉

箴銘要訣後識

鄭君景勲勤謹慤實好讀書有志尙眞孔子所謂可與共學者也嘗寄空紙一冊要余寫近體程文顧余笆籬此業已近卅載弱冠時些少蓄積散漫亡失君之此請豈非借視聽於聾瞽耶旣無以應副則當全還空冊而一切孤後生之托亦非勉進之道也迺於寒齋吟病之暇謹攎古君子箴銘要訣滿十而止筆雖陋拙言皆切實奉而歸諸景勲繼之以數語曰昔龍川陳同父嘗請大字書於朱夫子夫子爲書張思

叔座右銘曰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
退陶先生爲南李憲書箴銘諸訓而曰苟眞知力踐
之爲務篇篇句句皆實學也如或染俗而壞訓得少
而自足則雖聖賢格言日陳左右其奚補哉余亦僭
以朱退之訓爲景勳勉之

謹書龜湖公遺戒詩後

萬事人間是與非縱然相値不須磯平生
用力希夷字留與兒孫作範圍

右一絶詩乃我叔祖龜湖公易簀時遺戒也公天性
坦夷德器凝定孝友篤於家信義孚於人晩歲構亭

于龜山之陽扁以曳尾而作序以見志平居恬曠語默無妄讀書課兒之外不以一物經心凡人世間是非得失未嘗形諸口焉觀此廿八字其平生所養之厚從可知已獨惜夫以公之高文邃學若將有爲而畢竟懷寶林園韜晦以没世此豈非有識之嗟悼而吾家之不幸也耶抑因此别有感焉我王考桐湖府君嘗有言曰不校善惡於當時誰復毁譽於流俗其疾革也又自銘曰無善無惡誰譽誰毁不求不營何憂何喜於乎我二祖遺訓何其前後而一軌也可以傳之百世把作一家之柯範矣爲我二祖後者誠能

體守先志佩服遺誡出一言而曰無或得罪於先人訓辭予行一事而曰無或忝失我古家風猷予恒存是心念念不忘惕然若先靈之臨乎上焉則其於持身應物之際庶幾無大過而方可謂善繼善述之道矣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此之謂歟旣書此以自警且以告龜湖公之孫士剛氏云爾

字辭

再從弟佑民字辭

周人有言啓佑謨顯種之以德積之以善光前裕後

正以罔缺匪瀸焉食匪濬焉發李氏五哥既冠于首
名汝以啓字汝以佑顧名求義無忝爾祖於惟古自
大啓厥宇友善遺範投紱高標谷泉源遠五龍矯矯
孝友箕裘詩禮門庭理驗錫類鵲峙鸞停季兮如玉
法家肖兒溫良爾性文雅爾姿既啓既昌有本如是
惟其佑之是以式似爾年既富責之以成成人有道
無忝所生父母稱孝鄉黨稱悌學古芻豢制行砥礪
養正作聖罔不在初立揚顯親大爾門閭天其保佑
永終令譽勗哉佑民敬聽斯言

李養天 復浩 字辭

李氏復浩新野門生及冠而醮翁乃錫名顧名思義何以字之字汝養天乃演其辭河圖著象陽復爲亨天心可見善端初萌苟失其養曷能充擴是以鄒聖氣浩養直配道與義塞于天地二說雖殊功用一致靜觀此理無間天人有翕必闢旣屈能伸恭惟乃祖毓慶善積派分七世可驗來復國子有後介爾式穀道備成人年及志學肇發其軔必先養蒙養之如何毋負降衷孝悌本立文學力餘培根達枝以復其初動息無違言行罔愆終焉浩浩善養吾天毋曰天遠只在我躬爲人之術此其始終聖有明訓學之可及

亦粤紫陽萬世爲法屛翁善祝木晦春敷申以面命
三字有符不遠其復以晦而養希顔有的重汝指掌
名言在茲敬守宜敦如吾不信且質師門

族曾孫大而字辭 舊字聖集

於惟大宗十世種德有積必發有漑必食曾孫有子
肇冠其首名而字之義竊有取鍾者聚也聚而後大
涓流達海撮土成泰卓乎先聖大哉集成有始有終
金玉其聲維士尚志聖可學兮降衷罔間邇不思齊
眞精所鍾其大維人成人有道皆備吾身用宏斯貴
何以集之孝悌溫恭維德之基敬以宅心謙以受物

善小勿遺行細囿忽毋敢自大學貴遜志刋落浮華
佩服精粹功深力久寸積銖累凝道作聖發軔從此
維其有集是以大受萬善皆歸百祿單厚乃大門閭
立揚顯親彌綸天地致澤君民擔夯許大倚望尤摯
克媲爾相承我宗事子子孫孫鍾毓休祥神人胥悅
宗族有光欽哉祝辭夙夜瞿瞿匪我言夸維聖之謨

柳士行字辭

維士有志遠大是期四方弧矢粤自幼時幼而學焉
壯欲行之周道如砥不失其馳敬以爲輿禮以爲軌
行之若何必自近始其近維何鞭辟向裏庭衢八荒

枉席千里苟或凌躐游騎遠出楊歧道窮夸步力竭
所以吾學循循日邁旣勿躁進又罔中廢望道雖遠
發軔奚遽階級有序脚跟可據宗廟百官盡在門墻
瞿塘太行平步康莊騖直向前進進竿頭終焉歷堠
任重何憂凝道作聖在我深造立揚顯親無遠不到
愛爾慤實法門典刑趨向己正見諳能明萬里前程
令纔出戶迪汝當道證之以古先聖指南路脉無差
易曰履坦書言陟遐遠遊一詩入道之門在昔屛翁
祝以晦根高山仰止我師文公勗哉士行念念省躬

贊

大學贊 并序

歲乙亥春省墓宿墳庵夢先君子與從叔父對坐命著秀作大學贊不肖承命而退既覺涕流盈枕嗚呼不孝無狀早孤失學一未體行先志而其丁寧教詔之方乃發於齋廬假寐之中一氣相感理或然矣其殆閔余小子之摧沮隕獲將不免小人之歸而有以警發之耶嗚乎至矣時余方讀是書謹為之贊如左

於皇降衷人得為德純粹光明渾然太極五常固有

百行由出不啻於愚匪豐于哲云胡衆人乃反昏惑
旣拘於氣又蔽於慾上帝是惻爰畀君師敬敷天秩
昭揭民彝匪學焉覺匪教焉牖學有大小教有先後
先其小者八歲啓𥘉禮樂書數孝悌忠信習成旣久
趨向自定培根達支功在作聖年及志學乃進乎大
兼該本末貫徹內外綱擧目張粲然三八頭項各異
地步漸濶維明厥德最初工夫物累雖昏明未嘗無
如鏡磨光如水澄源乃復其初卽此而存明誠凝道
應用如神夫豈獨善自新新民好懿皆同祗台以先
鼓舞振作咸與丕變凡此二者止於當止天理之極

人事之至如民止畿如鳥止隅眞知實踐動罔或踰
苟不知止曷有能得是以吾學先事窮格人必有知
物必有理高厚幽顯動植流峙近而一身遠而千古
罔不諳極洞見精粗旣明心體迺立誠關情發爲意
眇緜其間善惡之幾人鬼之判防微塞源毋敢自謾
處獨如衆好善惡色積中彪外皇皇潤屋意旣誠矣
心豈不正猶懼物誘繫累爲病四有三不欲動情蕩
於斯密察更加存養正心修身雖無二致莫云內直
外自合義表裏相資禁厥非辟無偏無陂無反無側
公爾愛惡各當其則其身旣正可行家國齊家有道

擧此措諸詩讚刊于易著威如爲子止孝爲父止慈
人倫旣篤家道其宜宜其室家正是國人成己成物
興讓興仁國而天下以是道推其道伊何矩以絜之
心有是矩正大方直體立用行操約施博老幼上下
親踈遠近四亭八當各盡其分用人用財得國得民
同其好惡無物不均繩直準平表端影從用之四海
何往不通典章文物皆在其中中和位育其應無窮
斯吾所謂大人之事知行兩至功效悉備綱以包條
經以統傳關鎖重重階級可見苟或闕一豈曰聖學
循序漸進上達天德若言其要敬爲心法主宰方寸

放彌六合粤自小學涵養已熟綱三條八用是爲的
言忠行敬蠻貊何難君子篤恭修己以安放勳欽明
睦九章百所以此書祖述灝噩聖人不作學絶教頹
朝無善道士乏良材孔傳曾受辭約意盡救時設教
斯文不泯河南表章考亭補亡開示入德絜領提綱
功大聖門道明衰世指南窮宙永賴嘉惠嗟我晚生
旣蒙且癡學蔑爲己才愧需時尊信此篇功倍他經
受讀家庭積歲研精宵寐氣感實發遏衷孤露屛伏
補過省躬庸作贊詞以替盤銘坐誦行思無忝所生

銘

自警銘

改之不勇則無以進於善守之不堅則無以立其志苟能勇改而堅守之孰不可與爲君子

上樑文

明湖書院講堂上樑文

歿而祭於社百世之風猷尙存古者黨有庠三代之教法可考瞻高山而仰遺躅捨舊院而立新規恭惟容軒先生河嶽毓靈星斗降彩稟正大璧立之氣秀出萬人應文明奎聚之期際遇千載課忠責孝趾美乎文貞文敬之家論道經邦佐理於 太祖太宗之

世宅百揆而寧萬姓人賀勻衡之平歷 四朝而秉一心國倚柱石之重功存翊漢王府藏丹券盟書名播覲周天子呼黃髯宰相蓋其勳勞事業皆本於學問之純深亦有言論文章可證於師友之推許圃隱翁許以儒術淵源有自來春亭老讓其文衡詞律特餘事銘彝鼎而考績展也國朝名卿載簡策而流芳允矣經學君子矧乎遺澤之遍及於吾嶺是以追慕之尤别於後人逮三世而復得忘軒公冠一代而大振鐵城氏鍾純剛於天地凜乎貫日之忠繼正聲於風騷燁然華國之藻從師講道寒蠹睡濯之齊名通

籍蛩溪昆弟叔姪之踵武蓮燭歸院賜暇讀書之堂
王鄭朝京解撰清河之頌不幸師文之禍一網打於
正人柰何孤臣之囚六載困於荒徼流涕黨錮之籍
復見白馬清流正色危亂之朝卒陷青鼠大難天日
改照深燭覆盆之冤 璇筆親題特降旌門之典惜
其經濟未試西厓之錄備詳猶有文獻足徵永嘉之
誌昭載猗歟德業風節偏萃於一家宜孚俎豆羹墻
崇報於千祀肆明溪設此道院惟名祖配以賢孫盖
倣鹿洞舊規并腏劉西澗父子雖非畏壘遺址何害
庚桑楚祝尸可見秉彝之衷無間遠邇尚欠尊賢之

道未盡謹嚴云胡鬼魅窺靜謐之中猝然事變出意慮之外神棲驚動不可仍奉於危邦士林憂惶亟欲改圖於他所所以自盧江先唱咸曰惟福州允臧按節南方最愛崇禮尚儉之俗擇居東郭遂爲貽謨種德之基白鶴歸於遼陽尚認李翰林之門巷朱鳥影於滄海長繫張僕射之名聲湖樓舊題至今照臨川之筆杏亭高會曠世感通泉之墟兩岸之臺榭周遺卽孫曾休退之地一郡之庠塾列峙是仁賢輩出之鄉召亭的在何州斯可驗遺芬之未沫濂溪移就舊號夫孰曰新創之有嫌牧伯郊迎奉板輿而奔走雲

仍愴感掃江閣而權安乃是詢謀之所同庚幾妥侑之無憾爰卜二水上名勝正合兩亭閒排鋪首艮尾坤襟帶叶明河之象背离面坎方位叙神道之幽湖山十里仙家始覺詩語之符驗文藻百年古宅更看衣被之昭回鬼秘神慳自是名區之有其主臺平界濶又豈庠舍之不能容運木石而經營稍待數年當力捐籌佩而勸相皆願一心殫誠在去歲先立翼翼之宮而今日繼起渠渠之屋衆工執藝一聽匠氏之指揮多士獻圖傳付奚斯之主管事鉅力屈幾歎規模之未成日吉辰良旋喜縟儀之將擧乘雲車而陟

降如杞杖屨之光塵聽昕鼓而周旋復聞絃歌之正
響是宣爲文具之虛設且將見名教之重明迺助樑
上之呼庸作曲終之奏
抛樑東海天初闢日輪紅傾史照破浮雲蔽影入台
垣玉燭同
抛樑南嶠嶺千年聖化覃攬巒澄清遺愛在家家絃
誦與農蠶
抛樑西廣陵松栢白雲齊山河帶礪無今古碑面煌
煌信筆題
抛樑北淑氣花山天峻極鍾得貞忠扶國綱表閭長

使後來式
拋樑上列宿森羅辰極向更看奎華一點明海東鄒
魯重回旺
拋樑下滾滾長河日夜瀉一理流行萬古同聖人曾
歎如斯者
伏願上樑之後地靈呵護儒教興隆籩豆靜嘉恭修
四時之香火襟佩彬菀樂育一方之英材誦其詩讀
其書仰軌轍而思跧居乎仁由乎義攀戶牖而同歸
二三子益懋講明千百歲永觀成效

慕亭上梁文

考槃在阿幽居矢碩人之軸升隴望墓永思切甄氏
之亭白屋之寒素履之吉主人性本鳩拙志則鵬圖
生爲丈夫躡後於名勝之列樂有賢父講服乎詩禮
之庭始以十年爲期暫效雕虫之技終無一長可取
難免畵虎之譏學道昧方鄙儒無謀身之策歸農失
晩貧兒之養志之資唉時運之不齊奄窮民之無告
扉掩蓬藋庚蘭成銜索之悲詩廢蓼莪王偉元攀栢
之淚貧賤憂戚誰云玉汝于成隕獲摧頹益歎鼎器
之弊於是乎絶意名利且將以終老巖阿性癖林泉
不是標榜之自立才愧瑚璉只合圭竇之深藏堂揭

隨樂之扁巽體守而毋忝家傳趾美之錄恐圮絕而罔階逮午郊之搬移慨桐江之寥落携幼將老混樵牧於荒郊感舊悲今空文藻於古宅達士由來知命不待鄭詹尹之卜居造物隨處戲人誰賀王參元之失火自是有分劑前定豈可以智力妄求去矣守東岡之陂從此依先人之側密邇丘隴山名合孺慕之情映帶林泉地勢極幽閒之趣死徙無出鄉井敬所存於梓桑飲啄自在江湖飢亦樂於衡泌把做自家境界料理拙士規橅巖穴足以安身何必免營三窟甕牖優於容膝正似鷦棲一枝村人各助貲材可見

隣誼之厚子弟皆操畚鍤不煩民力之勞窈茲一區
林樊居然數架茅棟因樹為屋莫云逃世之高人織
席為門自分固窮之寒士千萬間廣廈雖愧杜工部
大庇之心四十年殘書竊附朱夫子隱求之志環以
茂林喬木總是太古之精神兼有霽月光風認得吾
家之氣象春花秋葉四時之物華長存水漁山樵百
歲之生涯自足志士不忘溝壑付身世於靖潛君子
可居高明快心目於眺望生而逢有道之世浩然入
無窮之門自茲保物外形骸亍以修分內職事家有
青氈舊物不羨萬籯之金身為黃卷中人無絕讀書

之種開明窓而靜坐皦如朝旭之升處暗室而提惺
澹然夜氣之養居而安樂而玩研屈伸消長之幾窮
不失達不離判內外輕重之別從事乎冷淡家計期
至於昭曠原頭發爲文章漱六藝之芳潤施諸闉闠
敎百行之本源上不負賦與之天下則有歸報之地
無求無忮何用不臧以敎以游於焉卒歲一生之志
願在是六偉之頌祝無他
抛樑東碧潭深鎻老龍宮憐渠未作人間雨時噴晴
天萬丈虹
抛樑南玉筍諸峰繞翠嵐把作吾家佳子弟充堂衍

宇百斯男

抛樑西三世亭臺北斗齊萬里鷗心波浩蕩至今人誦退翁題

抛樑北歲暮寒花山寂歷風樹人間追慕深白雲千載護塋域

抛樑上雷風日月相摩盪試看玄宰無停機乾惕吾心不敢放

抛樑下萬木叢叢園大野林下有人歌反招曲中懷我知音者

伏願上樑之後先靈陰隲家道日肥憂國愛君歌詠

康衢之烟月課農養老頌禱壽域之春秋都忘一朝之憂永保百年之樂

祝文

谷泉書堂山神祝文

伏以神明宅茲山而鎭茲土凡我依山而屋而列塲連墻者惟神寐是賴每歲時伏臘團會家塾起居呼吸之與神通講讀游息之與神交而明粢報賽之禮其來久矣近者一種沴氣之迍邅而鴟肆者如火燎原彌漫村野逼摎山門舉皆偒竄龜伏而尚幸我同堂同井獲免撞着之患此豈非垂仁着靈有所默相

而然歟茲於歲首吉辰齋沐駿奔于壇墠之下執酌
而祝曰於赫明靈厥施斯普黙贊玄綍揮呵不祥物
我同春神人胥悅又祝曰於樂山齋讌我花樹肥家
島瀯漸達鴻儀勿替引之永綏後祿

退溪先生文集重刊後告由文

先生之文海東一經先生之訓炳朗日星上配涵負
千古幷傳家吟户誦布滿九埏第惟初刊閱年三百
梓繡塵埋蝌蚪虫蝕雖勤補綴尚多虧欠責在後學
迺圖重鋟幹事諸人積歲殫誠雲仍協力縫掖同聲
迺寫迺校于彼鳳寺西樓舊題玉臺遺址曠世通泉

如奉杖几工始執藝維暮春朔神剜鬼刻事貴成速
月維流火迺底功訖匪多前人若待今日緗帙煒煌
五十一篇繫以年譜遺書迺全流傳益遠天壤與齊
敬奉一部載歸巖棲洋洋降監惠我光明式遵古事
敢告厥成

明湖書院移奉時告由文

大東會昌碩人應生河嶽鍾氣奎壁降精圃老門生
文敬家聲有德有學允矣名卿歷事 四聖帶礪同
盟進宅百揆開府鐵城時賢攢賀經術匀衡正大壁
立沉默淵渟廿載東閣坐贊升平黃髯宰相羽儀皇

京太史有書彝鼎有銘風猷不泯百世景行有廟欽
崇于嶺之清亦粤忘軒克紹典刑同堂齊腏寫慕虔
誠世道日渝妖孽潛萌變出不虞神人震驚捨彼危
邦移建有營惟此花城山水文明南棠故國樓榭留
名雲仍世居喬梓數榮於斯尸祝允協輿情如水在
地奉舁脩程儒紳駿奔牧伯郊迎權宜暫奉湖上名
亭曾孫是構皇祖以寧爰相斯邱廟貌將成蠲誠奠
菜敢告尊靈　右容軒先生
敬惟先生氣鍾純剛濟世才德華國文章聰明博雅
詩禮義方師門就正講服行藏　宣陵盛際翰苑翺

翺入贊經幄退暇湖堂擒藻吐鳳軒輕威唐通州一
詠膾炙中邦想慕文山朝日寒兰吁嗟戊甲哲人羅
殃紋枰笑着六載投荒直道難容身關名彰睡纓同
歸寒蠹齊光淸流白馬志士興傷聞風起懶百世難
忘容軒有祠配食南鄕斯文運否風教淪亡皇祖不
寧震惕驚惶儒紳胥諏迺圖更張睠茲花山實維梓
桑璇題棹楔尚認舊坊湖樓咫尺杏亭荒蒼畏壘尸
祝此焉允臧孫而祔祖陟降洋洋禮變從權廟貌靡
遑載奉江樹日吉辰良敢告厥由歆此心香

右忘軒先生

祭文

祭敬堂張先生文 緬禮時○代龜溪士林作

先生有圖洞觀消長紛綸升降古今天壤君子道消經幾百歲風猷漸邈世教彌替一元循環往必復歟九原可作願擧藍輿仰瞻前和如見玉色清修篤行先生之德主敬存誠先生之學瑤絃理韻瓏雲私淑宗師鶴厓的統存葛于錦于湖滚滚不竭上承下授珍重衣鉢孰不山仰我龜尤別門生後屬宅相來昆誦詩讀書没世難諼彷徨舊墟光霽千秋有孫肯構塗塈藏修載圖寂歷爰傷畏壘杖屨留芳草樹衣被

衿紳齊遡綍路先導洋洋降騭俾昌吾道

祭壺谷柳公文

維南有湖源接陶水吾道復東鴻儒繼起是時岐下連峰對峙兩世文獻一家名理乃生夫子適追前軌劬書志篤近道姿美氷壺秋月表裏無滓早登師門西山父子尊吾所聞木鍾徽旨道本修齊學優強仕天聞皐鶴廟薦瑚簋三佩郡符海山棲止氓徭戶誦樂道易使退賦初服先公是似臨溪有亭淨掃端跪菽粟文章牛蠶義理覃思研精驗之操履繩趨矩步正衣尊視晚修彌篤清明在己天餉三達望隆遐邇

究此大業惠我蒙士貌玆癡呆不辨亥豕晩以書贄亟拜函几假我尺地親切提耳人之爲道所貴學爾可惜悠悠虛生枉死先立家計著己近裏彼口耳者枝葉而已高山定論曾傳要旨面誨書諭莊誦鐫髓每擬執經卒承鞭箠離缶遽昃君子道否法門寥落士趨日鄙孰張吾軍倡率鄕里有志靡就獨抱古紙虛負敎意內省多恥文愧狀德禮犯幼誄荒辭籲衷靈廡臨只

祭葛川金公文

公昔有言聞我先生士必志學學貴成名苟不立志

曷克有成倚此旨訣公所體行盖公基本朴實淵閎
凝定器局嶌直課程迺就有道伯仲柯亭韋思研究
質疑竪橫會而能得師門的評是時川城吉士彙征
大方文獻赫閥簪纓仕學俱優昭代蜚英儀司宣
命侍講橫經歷事 兩聖崇躋亞卿四典雄府菀有
治聲泯徭户歌塞垣秋清蓬萊了債拊松山庭 天
書屢降丐我餘齡晚修罙篤觀玩不停燻爐清晝秉
燭深更研繫左右列侍寧馨其在鄉黨持論公平儒
紳領袖法門典型貌玆末學迷道聾盲鬱樓聽講多
士崢嶸謬蒙推詡實發衷情張皇簡牘筍束箱盈篋

緊抽鍵寫懷投瓊興言策駑陪誨軒極維北有斗祝以彭鏗運否吾黨胡遽仙觧東山未起南極晦精蒼梧雲暮朝彼玉京重見前和改卜新塋花深寂歷鶴返遼城廣瀨嗚咽搔首桑瀛壺翁攀緬又廹再明山南寥落地下逢迎後生悽愴孰喚惺惺念公平生履道亨貞幼學壯行存順歿寧君子之終匪哀伊榮太史可書貞珉宜銘我愧知德曷敢𧗿頌晩哭斑貍享負冥冥靈其降監歆此菲誠

祭新野李公文

道東千載溫退聯芳家傳寶匣爲胄爲旁箕裘經學

絅錦文章玉佩矩步名播泮庠醇儒董賈新進游楊
是時　先王作士思皇中庸有道願聞其詳先生獻
策大筆鋪張中和費隱悠久無彊放彌藏密挈領提
綱承明促　召御爐凝香　天顏咫尺袞褒煌煌大
嶺文雅先正義方宏辭邃識可使經邦明良喜起際
會虞唐瀛洲列仙爭艷寵光拜謝踧踖益懋康莊學
優從仕何媿循良非余負丞世路羊腸風波舍達潦
霽行藏晚膺　徵書重入桂坊丹忱北闕素志東岡
端居味道書溢縹緗天人性命帝霸皇王體認操存
君子日強年德俱卲名實罙彰高山是仰士多升堂

顧余顓蒙多歧亡羊文曾責沈書晩謁黃謬蒙引進
不麾門墻面命諄切文字參商立雪前冬寢疾委床
扶坐整冠細叩暄凉心圖一款更合思量分排宗尊
義似無妨留待病間究竟亭當聰明不衰酬酢平常
奉誨辭退默禱穹蒼纔踰一旬奄哭山樑法門衰敗
古道淪亡抱經靡質墜緒茫茫月吊新湖烟鎖圓塘
三霜荏苒俛仰增傷緘辭籲衷地老天荒

祭好古窩柳公文

嗚呼祥麟瑞鳳世不恒出先生之生夫豈偶爾哉命
世絶倫之姿明體適用之學深造獨得之見曲暢旁

通之識求諸叔季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天得旣富
地步已廣而又復就正巖亭私淑湖門乃以師友講
服之言反而求諸靖潛體認之中則是其日用動靜
無往而非至理妙契疾書渙然如氷解傍推遠引沛
乎若河决發前賢之未發而貫徹於天人性命之奥
味衆人之不味而咀嚼乎詩書禮樂之腴六經百家
之編如誦己言三微四游之妙若指諸掌學之似泛
博而端的有據依說之疑迂遠而切實有施措其與
曲學阿世之士索隱行怪騰口舌而誇辯博者豈可
同日語哉及夫年德俱尊名滿一國朝野之想望風

範無異瑞世之麟鳳而猶且杜門求志判内外輕重之辨觀變玩占研進退消長之幾不以好爵之縻而變其東岡之守其所養之正又可知己若使先生出而行其所學則必將論思經幄講明精一之要發揮星曆釐正占步之差酌損益因革之道而合時王之制審皦繹瘠濫之音而反古樂之正斯可以大鳴國家之盛而爲海東之模範雖窮而在下亦且勘定易範以述家學編成四禮以補世敎裒輯洛建之書而節約要訣修潤滄浪之錄而大鋪宏言以作一家之成書而留待後世之君子此先生之志也天何欲喪

斯文以若不世出之高才遠學而卒不得展布豈非
吾黨之不幸而千古之遺恨耶著秀以鄉隣末學晚
始書贄登門竊有素絲朱藍之願而特蒙威度虛受
討論緒餘犂然有契得之於談讌答問之間者非直
爲一字恵也更欲策駑磨鈍以卒承教而因循之間
與比遽撤獨立冥途悵悵然何所稟質也前此有一
封書兼有數條劄疑而窮居失便未達於易簀之前
摩挲尺牘悔尤無及略倣王弇翁追答滇南故事敬
陳於筵几之下未知昭昭降監之靈默誘愚衷而幸
有以開發之否著將拱手屛息而竢之也

祭草草庵李公文

寒棲之南下溪之濱有庵翼如扁以養眞詩書禮樂盡在其中誰其主之曰侍郎公公惟肯構夫子賢孫海東昌平家學淵源旣種旣績迺篔迺裘蜚英聖世黼黻其猷霜臺雅望玉署清班風標峻整秀出朝端陳劄勉德十圖遺訣 先王曰俞而補袞闕累典字牧北關西郵治以儒術去有民思角巾南歸霽潦行藏心懸北闕樂在東岡高卧巖軒晩膺御月 三朝舊老八座崇秩孝思無憾恩及前人爲政一室花樹同春萬石家中北平門下箇箇圭璋菀有文雅天餉

純嘏豈弟君子領袖吾林坐鎮南紀名繫朱雀蹟垂
青史原始要終鮮與公比來如瑞鳳去若仙鶴哀榮
幷極順寧奚憾西河暮景曠懷忘旃二妙環侍泉下
團圓叔子傳家繩厥祖武悠悠倚伏又何覼縷念我
孤蒙別有傷盡公暨先人晦翁康國窮通縱別休戚
是依光臨賀筵蓮桂交輝逮我星奔公在梁衙官人
遠訊慰恤尤加義高元振孤托叔夜誄言由衷雪天
躬駕銜恩鐫骨百年山仰惟德是感匪物之貺謂孺
可教嘉惠彌敦昨歲拜床公有贈言曰爾秉閒更尋
吾庵携我諸孫商確牛蠶高齋秉拂聽講留期不及

公在我心增悲內外先行十有五房長第淪謝公獨
靈光公又捐館後生安倣仰瞻東巖如奉几杖溪山
不改度閣如昨有儼昭明鑑我衷臆

祭琴坡李公文

紫玉崔嵂百世宗師求仁衍經一家傳貽古道不喪
公允蹈之彬彬文質抑抑風姿忠純直方惟德之基
蜚英聖朝乃龍乃夔啓沃經幄出納喉司鐵杖彌確
陋彼韋脂譾試于郡氷蘗無疵廣文官冷博士家飢
抱琴湖曲歌詠鴻熙心安困亨德尊謙撝磬無不穀
眉壽維祺絲綸復降　王若曰咨文元有孫輔我明

禹　先朝舊臣德卲年耆侍講重雲思日孜孜忠言
讜論懿範弘規　寵錫煌煌龍蟠墨池三世貽恩八
座崇資洛士載詠好賢衣緇年及懸車拜謝　天墀
公歸不復公遽乘箕梧雲欲暮哲人先萎士失領袖
國無蓍龜念玆孤蒙別有恩私强欲濡筆血淚先滋
我罪通天閔凶早罹千里京城故人其誰公時在朝
命駕晨馳首臨旅館痛若功緦迺通家鄉迺諏親知
捐貲以賻斂襚如儀迺飭轝夫哭送歸輀川霞二公
爲說顚委有子碩冥何以報爲飽經疢疾一拜猶遲
緘書效誠祝公期頤公曰我病見君難期公實敎我

我何人斯嗚呼負恩雖悔曷追迢迢海山風馬雲旗
遼仙不返荏苒終朞未死殘喘結草何時敬惟令名
惇史應垂先生祭社有道銘碑高山景行永世無隳
迺證輿誦曷容管窺昭明悽愴失聲噭辭

祭谷口柳公樂祚文

昔在庚午聽講高山公時在座博帶偉冠儼乎若思
嗒然無語縱余騃蒙識公高處于後侍讌私叩前疑
公笑良久略發微辭病世末學游騎遠出不若心存
向裏踏實倚歟公學深造自得知之極密守之孔約
傳貽有本文獻大方講服趨庭征邁聯床縱橫典墳

絅綿循章之綿似綠

戶上下天人出入今古寤寐祈姚沿洄洛閩
詩宗盛唐文取先秦詞律聲病禮訟常變隻字神會
片言精辨掃却啁啾削去腐陳一切眞諦反之心身
松篁繞屋靜裏眞樂遺忘慽欣貌視榮辱庬眉不頻
閟怯靈光醇醪自淡絅綿彌章晴窓玩易曠然無隣
恒存謹嚴漸見深純理達原反德存謙虛多言害道
妙契無書知者蓋寡孰得其眞南州高士孺子之倫
端居味道病翁同歸以是求之尚庶其幾姻家後生
覯德有雅偏蒙引進累荷寬假冬宵忘眠夏日凉膈
鐫銘在心退而剳錄公曰汝來於我一旬孤露守株

我何人斯嗚呼負恩雖悔曷追迢迢海山風馬雲旗
遼仙不返荏苒終朞未死殘喘結草何時敬惟令名
惇史應垂先生祭社有道銘碑高山景行永世無隳
迺證輿誦曷容管窺昭明悽愴失聲噭辭

祭谷口柳公樂祚文

昔在庚午聽講高山公時在座博帶偉冠儼乎若思
嗒然無語縱余騃蒙識公高處于後侍讌私叩前疑
公笑良久略發微辭病世末學游騎遠出不若心存
向裏踏實倚歟公學深造自得知之極密守之孔約
傳貽有本文獻大方講服趨庭征邁聯床縱横典墳

的見門戶上下天人出入今古寤寐祈姚沿洄洛閩
詩宗盛唐文取先秦詞律聲病禮訟常變隻字神會
片言精辨掃却啁啾削去腐陳一切眞諦反之心身
松篁繞屋靜裏眞樂遺忘慽欣藐視榮辱庬眉不頗
閱惕靈光醇醪自淡絅綿彌章晴窓玩易曠然無隣
恒存謹嚴漸見深純理達原反德存謙虛多言害道
妙契無書知者蓋寡孰得其眞南州高士孺子之倫
端居味道病翁同歸以是求之尚庶其幾姻家後生
覿德有稚偏蒙引進累荷寬假冬宵忘眠夏日凉牖
鐫銘在心退而劄錄公曰汝來於我一旬孤露守株

我何人斯嗚呼負恩雖悔曷追迢迢海山風馬雲旗
遼仙不返荏苒終朞未死殘喘結草何時敬惟令名
惇史應垂先生祭社有道銘碑高山景行永世無愆
迺證興誦曷容管窺昭明悽愴失聲噭辭

祭谷口柳公樂祚文

昔在庚午聽講高山公時在座博帶偉冠儼乎若思
嗒然無語縱余騃蒙識公高處于後侍讌私叩前疑
公笑良久略發微辭病世末學游騎遠出不若心存
向裏踏實倚歟公學深造自得知之極密守之孔約
傳貽有本文獻大方講服趨庭征邁聯床縱橫典墳

絅綁補章之綿似謨

十載因循南望天台遽撤帲幪歲値辰巳宿德俱空
泉齋寥落內失父師獨立冥途抱經何之尙幸賢胤
家學善述庶幾資益追補黙刖緘辭紓情越人之哭
仰愴俯怍千古冥漠

祭霞溪李公文

宇宙寥寥正道榛蕪邦無司直士多纖趨大雅誰作
名敎誰扶寒棲古宅篤生鴻儒崇深器局弘大規模
有德有儀抑抑其隅講服詩禮夙味眞腴肇追王趙
學模程朱弱冠名播際會唐虞文優誥命言合都俞
博學宏詞天人大鋪 先王曰嘉夫子家謨爰通桂

籍廊廟璉瑚春坊翰苑玉署龍圖 宮筵帶經史院
槁觚誰之不若卒蹇亨衢豸冠峨峨昵侍青蒲五鹿
可折千羊可毆漏船中流隻手能捄鐵輪頂上寸剛
不渝直道難容退卧江湖廣文官冷雲視榮枯炳炳
丹忱爲國忘軀晩草一疏瀝血陳數 衮職欲補民
隱其蘇鳳鳴爭嫌遜矣陽梧楚膏筮遯誰秉要樞行
藏任天世無知吾坦履夷險學力難誣縕此經濟收
我桑榆閑中有事經史自娛深宵秉燭淸晝燻爐凝
神几案常目盤盂有寳光明充溢書厨旁通漢唐上
遡文洙文章菽粟義理錙銖妙契疾書不舍須史文

衡是主户錯屨約雄詞健筆各副人需碑板照四洞
徹眞珠五龍矯矯玉頰犀顱家傳清白素無甌婁手
寫羣經遺汝封胡煌煌緗帙不換青蚨厭世翼氛志
在秉桴大觀溟渤飛上毗盧壯遊歸來氣旺忘劬攸
好康寧七十年踰爲是養靜暫入文殊白駒在谷誰
柬生蜀雲深道院日永仙區遂往不返世道堪吁長
生有願屈子何徂斯文運否耆老云殂明霞洞天過
客踟躕我思古人今也則無別有私臆感泣號呼昔
我先人友道相孚年若程龎誼密謏等不孝罹禍忍
說西都公時在泮存殁與俱主管喪事董率輿夫羣

賢齊遨鴐言登途霜風慘烈傷途盤紆後先扶將僕
痛馬瘏迵抵鄉閭閱畫崎嶇詩以相紼十絶哀歙愴
念故人憂及其孤有書箚柬策勵疲駑我獨何人銜
恩負辜好德無誠貧病且拘涓埃未報候問多逋公
則不棄於予何誅父事有地海涵河濡拜書乞銘匪
爲揚揄公言不朽公筆非諛欲籍先友以賁泉塗因
循未圖公不少須恨遺千古增我嗚嗚靈辰不淹載
卜青烏家山六六塋裏蓬壺是宅是寧何慽何吁向
時嬴博達觀延吳同歸曠漠與化爲徒亦念殘生死
灰朽株早晩泉下爲公家奴先生臨止矜我蒙愚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九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十

祭文

祭四癡窩柳公文

凡人哭公哭以公耳我獨何哭私恫在己悠悠此痌
天地無窮欲語哽咽後私先公維南有河忠孝名門
皇猷黼黻家學淵源喬陰亦世伯仲名卿公爲季方
幷武翹英望重喬嶽聲若洪鍾有質有文表裏醇濃
器合大受運値昌朝　天心在嶺寵膺旌招迺試宇
牧三綰郡章廿考居上無愧龔黃挂笏看山門外蓬
萊葛仙句漏謝老天台肩輿濟勝萬千峰頭名區了

債海山驚秋秉興歸來王淵烟月樂在邱園夢斷城
闕古老淪謝公獨靈光年德俱卲坐鎭南鄉公平其
論忠厚是心休休容衆晩益純深宗師遺集繡梓將
新鳳寺今春主盟何人儒林索然公痛惟均爰及我
私哀哀鮮民往歲京館公暨川霞誠心惻怛事同一
家迺歛迺櫬扶舁出漢聯鑣後先國人嗟歎飄風弗
弗鳥道嶔巇舍馬徒行手自挽推閱盡萬刼迺抵鄉
閭言念及此血淚交墜毫毛骨肉孰非公賜有子冥
頑而莫圖報公則不棄終始覆燾千里遠宦問遺相
續如子以視有書筍東險釁餘生父事有地淵亭會

校德義心醉前冬趨診氣息沈淹然猶接引誨語無厭爲言明歲𡚒錄重鋟速子同事暇日歡甚未信吾疾勘結此事拜謝心祝彼鬼何忌後生無祿公不少須孰卹我煢孰牖我愚新貲一葉晩報春信易簀之夕遺命遠訊摩挲感泣念我何摯厚德深仁求之古義銜恩在心㢘奉壓剎不及黃泉更拜何日盖公平生福履俱全簪纓赫閥仁壽高年亦有祚胤克紹文獻存順歿寧在公何恨攀輀一慟我哭惟私幽明罔閒尚鑑在玆

祭月梧金公文

士有不遇山野布衣緼彩含珍知德者希不知何病
所貴在己絅錦文章芻豢義理玩樂之久充養之積
太和風味先進禮樂盖公家學赫世文質齊思門庭
篤密衣鉢既勤考菑乃克敷治在昔弱冠光我門楣
時有三益下庵江翁同心共業道義磨礱吾祖有言
各兼才德妙年學就峨冠佩玉巖亭攝齊私淑高山
淵源甚的趨向已端師門獎許內外洵美所不能者
天與人耳早占鄉解幾渡淸灞歸卧衡茅千駟如芥
佳山韻水隨意登臨沂雩氣像梧月胷襟潦倒落拓
人或怨尤公則曠然太虛雲浮困拂飢寒人或摧沮

公則怡然肺腑春噓人或評公處世希夷觀厥應酬
稱停權錘人或疑公儆事脫略觀厥施措密勿綜核
平居對書所樂維何忘食忘言若不知他學邃義精
獨觀昭曠歛然謙退不自標榜發而爲文晚益純熟
措辭謹嚴用意涵濇自成大方不襲前轍巾衍有書
隨手丁乙擔夯益重望實方菀惜哉無名未秉牌拂
嘉惠後學亦豈少補桐湖舊宅有孫愚魯孤露失學
抱經靡質替事有地賴公收恤加之鞭掣勉以王成
情深叔姪義兼師生謬詡踰分猶束長牋實感知過
奉以周旋有時陪誨心醉醇醪獨恨貧病報蔑絲毫

介以眉壽吾黨是式邦意今秋遽至易簀嗚彼陶泗
文藻自在蓬壺故宅老仙超海公來嘯咏公去彷徨
浩然乘化不離仙鄉公雖樂此柰後死悲慟哭松聲
石哀泉咽公歸復路載戒靈駕斂却光氣藏之厚夜
百歲在前誰復如公斯文已喪邈矣淳風孝子儒雅
克紹前光裒稡遺文藏弆巾箱不遇者時無窮者名
後有子雲知我先生

祭下庵從叔父文

恭惟夫子受深厚之氣抱贍敏之才其德以謙恭爲
基其學以誠正爲本律己惟謹而持淵氷之戒處事

必豫而審權度之宜居家而篤於倫理奉先而一於誠敬其處族也拳拳門戶之猷而常主保合其接人也懇懇忠厚之論而不設機關其讀書也温故知新博雅淹貫而不以講說爲務其爲文也閎中肆外樸實簡古而不以著述爲急槩其得於天而修於己者有如此純備而一切韜晦靖潛不屑自立標榜故人或莫之知也竊嘗聞之幼而好學不懈義方之訓征邁之工固已講之熟而又復就正有道聞見日博種績日富遂弱冠而名播國庠則髭摘高闈自是分內而乃反杜門求志者餘五十年凡於鄉曲儒林之會

歛然若無聞平居據几日有課程經史子集無不涉獵研究而其用工深處尤在於壁經庸學心近節酌等書讀而又思終而復始自少至老蓋未嘗一日忘也雖在寢疾沉淹之中亦必晨起念誦命子姪聽之至其家塾講授之法因才善導接引罔倦不拘文義之末而自有曉解之妙儻使夫子論道經幄之筵秉拂皐比之座則可以質諸古而無愧試於世而有用而與俗學之騰口舌資辯博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嗚呼惟我大父桐湖府君養德林泉夫子實傳其學而易簀之日又有小孫之托小子年及就傅乃挾冊而

依歸焉則便收置座側朝誦而暮提之字釋而句解之規之砭之奬之勵之使之粗辨魚魯而其付托之重期望之深亦不以區區科目之士愚蒙之受恩門下眞可謂昊天罔極也況念小子罪積不天數十年來閱盡險難孤露窮獨無意四方夫子每慮其隕穫自沮面命之不足而書以諭之詩以諷之諄諄警勉必引古君子處患之道小子每書紳服膺惕然感發不至傷心而滅性者秋毫皆夫子賜也然而貧病離索誠意淺蔑莫能少報生三之恩俛仰天地此何人哉尚幸夫子年躋望八好德康寧巋然爲一門之靈

光文獻之責所係益重而小子輩替事之地亦將千億年是期矣昨秋以來連有不安節而聰明精力猶不至甚衰倚枕看書手不暫停且今夏小子以南遊雜詠歸獻床下則輒逐篇追和遒健有氣力侍隅者竊覸神思恃而無恐夫豈料旬日之間奄抱山樑之痛也耶於乎哀哉先德邈矣家學墜矣巾箧未成之書孰能述之宗黨不齊之論孰能統之有過者何所憚而戢也有疑者何所質而訂也如小子鮮民者何所依仰而爲命也向者大兄捐逝已卜吾家陽剝之候而荐降喪難終至此極環視堂內只有蒙鈍不肖

事三數輩而已小子懼無以仰體至意思與諸從昆
季恪修雍睦寢稡遺書以爲奉剎報佛之地夫子陟
降之靈其亦默佑門闌啓發我後人耶嗚呼禮制有
限卽遠奄迫夫子之言語文章不可得以復聞也然
觀於師門之錄下庵之記斯可驗所學之正至於遺
戒數十條酌定喪祭之節而主儉約叅情文可以傳
之久遠而爲法其餘業家裕後之謨蓋亦有意成編
而惜乎其未能卒業也百世之下有後子雲者或可
因是而識其眞也歟抑又有深恨焉小子守株荒郊
孤陋日甚早晩擺棄家事奉杖几登谷泉恭承節度

講覈名理益聞前昔之所未聞者是志願也而一朝萬事歸虛獨抱塵蠹慟懷何極哭訴床前瀉出衷臆伏惟尊靈庶賜歆格

祭蠖圃族兄文

公之視疾也着嘗趨診床第公出示短律一章曰吾之病實祟膓鳴此詩所以志也儞其評而和之着乃承命足云苦緣司馬暍遂作孟郊鳴且仰解之曰兄胷懷曠坦神氣清旺終當抵敵豎兒勿藥自瘳何遽作不平之鳴耶公輒笑而領之及今思之乃有千古不盡之恨矣公之平生日用盡在一鳴字今請以是

哭公象古人驢鳴之意可乎嗚呼自古文章才德之士槩各有鳴鳴之善者且百家而惟其窮達之不同故其鳴也隨所遇而異其情此昌黎子之送孟東野也所以拈出許多鳴字而大意歸重於物之不得其平者誠以窮者之鳴尤有所激觸感發而不能自已者歟竊惟公生長雪爺之庭濡染晩翁之門志業之遠而負四方之弧範圍之大而營千間之廈其素所自期者固將大放厥辭儀羽而吐鸞鳳之音升歌而戞球瑟之響不然立幟詞壘激濁揚清振五經之鼓吹掃一世之凋湫此乃公手分中能事而顧有命也

不可得也則白首潦倒退坐書塾陶鎔後進以述一家之風猷者亦足為晩暮光景而命與仇謀志與世乖棲棘之綷羽濵江之恠物不為鷗嚇而繽笑者無幾則回顧初心其窮果何如也然而仰首鳴號於有力之門則且不屑也公之所素期者如彼而其窮也如此吾知其腹中磈磊之氣烏得不撑腸壹鬱而發而成聲譬如埋匣之老釼雄吼而射牛深湫之蟄龍噴薄而轟雷也哉然則公之窮有甚於貞曜而鳴之不得其平固也著也小人之腹雖不敢議到公而其得之於遊從講服之間者有如是焉公必莞然一笑

於冥漠之中而後之子雲者亦將以是爲知言也否

祭從兄易侯公文

往者公之疾革也若有悲楚不平之色弟以一語慰解之則公答曰吾豈非達士耶只爲多思而然當是時也侍湯者方且以安心爲勉故不敢問所思之何事然今而思之公之此言眞可以隕千古志士之淚而其平生志願從可推測矣少抱瑰才落拓半生則歸收晩工卒究大業者公之思也四世承宗門戶凋大則恢張舊業隻手支廈者公之思也誠深追遠善繼先志圭田表石各有成緒者公之思也統理子弟

團聚書塾譚經講學以娛晚景者公之恩也大庇周
親俾免飢寒者公之恩也一視宗黨保合大和者公
之恩也遺落世事提携勝友登山臨水優哉游哉者
公之恩也每於花樹談讌之日從容言志之際弟輩
之所與聞於公者如此而終使公不得展其志業之
萬一雖以公之曠度達觀而猶不能無憾於床第沉
淹之中也是豈與世之齷齪輩怵迫於死生窮通者
可同日而語哉嗚呼著也從公于家塾山寺之間者
殆三十年于玆而其平居制行之方皆是弟輩之所
願學而未能者也觀公處家本諸孝友閨閫和悅恩

義兼全則弟之所願學而未能也觀公接物辭婉意直座上風範傾倒士友則弟之所願學而未能也觀公之在廟也齊明盛服駿奔踧踖洋洋如在始終無怠則弟之所願學而未能也觀公之爲文惟務理達不事雕飾紆餘條暢隨手適用則弟之所願學而未能也至若與之論理而恢游肯綮符契前人與之言禮而不拘煩文動合常變則是皆願學而未能者也以公之許大見識許大抱負使之進爲於世則上而文衡館閣論道經邦下而擔夯字牧振弊蘇瘼出爲鄉邦耆德入爲家戶棟樑何往不可而如弟之駑拙

無用者亦當恭承節度前日之所願學而未能者庶或終身慕效不卒爲君子之棄矣吾輩之仰望於公者不翅如泰山北斗而終使後死者永失依歸師法之地則弟輩今日之哭不第爲公惜而所以自悼者深且切矣嗚呼尚忍言哉憶昔弟輩之見星西奔也若非公指揮扶將之力則顧何能獲保殘喘於嶺路溝壑之中哉繼而數十年來飽經喪慽孤露窮獨之狀無非極辛苦不快活底光景而公之前後憐恤雖謂之昊天罔極實非過言也然公之一身責任甚重機應甚劇總功一室之嫁娶衣食無非公之關心費

慮處是以雖有凍餒剝床之憂而亦不敢數數煩公以救賙之方嘗於侍誨之席畢陳愚見以爲人之貧富窮達皆有定分弟雖蔑識知此久矣兄亦物各付物愼勿爲心疾云爾則公屢歎弟言之是而猶未嘗暫忘于懷且以弟有隔水分離之歎至必强挽留連俾與雲翼輩論文叙話喜動色辭嗚呼已矣今於何處更見此事也樑木摧矣舟楫折矣著也只願與雲弟姪輩益加勉勵補過飭躬恪守家訓則庶可以不負公期望之意而著亦病且拙矣其何能遂其志耶嗚呼公一生種績懷寶林下老白首不成名而天性

夷曠未嘗以得失介懷至以易倏名其齋而及夫沉疾之日亦必以達士自居則今於大歸想應大觀乘化凡人世間多少不盡之恨都付太上之忘矣弟之許多悲苦之言雖自肝膈中流出而獨不能打透於死生盈虛之理者烏得免達士所笑耶

祭姊兄柳萬凝 致一 文

逆旅乾坤逝者不歸送盡情人白首疇依思兄憶姊感淚潸然歷歷平素四十年前吾儕最少兩家全盛兄維重侍我亦具慶宴爾新昏其樂如何娟娟花燭配美柔嘉矧我兩人一庚降生事有不偶結爲弟兄

靈犀自照氣味相符溫良姿性謹拙規模言無鄙倍
行不矯僞其人如玉未見疵纇其中有守寸鐵之剛
恵而好我角弓無忘相看甚喜暫離則思靑春作伴
歲寒爲期夫何此樂曾未十載滄桑屢變淚顔相對
兩皆孤露我毒尤苦枯魚含索何恃何怙我姊嬰疾
鸞鏡塵埋兄失賢耦我切孔懷咄咄窮獨痛念先祀
生同一歲何命之似早衰多病頭禿齒豁所成何事
宿計蹉跌然猶交勗失東收榆安身立命誓言無渝
况復年來式穀有兒晩境慰潇差勝於脊今春東出
一宿聯枕娓娓話舊達曙忘寢繼以明院尸祝有事

江頭解携未盡别意經夏徂秋不復對討那知今歲遽歸冥道病違趨診歿未就訣拊念情好辜負慚怛顧我摧頹餘日幾許人謂同庚死歸一處果若斯言逢着有時更結昆弟地下相隨悠悠萬恨曷又詳記兄昔有托亡姊幽誌縱愧無文寧忍忘旃如得下筆幷銘兄阡强疾扶服哭送重泉不昧者存應識景圓

祭族兄淨友軒公文

嗚呼士君子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縱饒澗谷之中衡門之下窮約以終老猶且樂而忘憂矧惟公所處之地所養之福卽古所謂不換三公者也上承先夫

子厚德遺蔭基業宏衍堂構輪奐據江山泉石之勝享度閣甘旨之奉月榭風臺起居偃仰之惟意荷沼藥欄嘯詠玩賞之自足生於斯老於斯者七十有四年矣視世之彯纓結綬於聲勢之塗而寵辱相隨無一日安於心者其閒忙勞佚豈不遠矣乎且夫公雖不用於世而其施之家術者是亦爲政也孝弟源於百行信義孚於九族而又復規模縝密策應安詳方物發慮動合機宜晩更以持門户訓子弟爲心一視親疎而拳拳有大庇之志務從和平而諄諄爲保合之論見後生之專尚時文則戒其玩物喪志不知趨

向則勸以先讀小學噫此東里翁與耆秀輩之所親
受公節制而懼不能體行者也自兹以往可復聞賢
父老法語之言乎嗚呼念昔吾家之在澗西也先人
之誼實爲隣里中最而耆也亦嘗從公于池閣山亭
之間得聞我兩家故事及夫棲遑郊外去益旁落匍
匐而歸谷泉則迺生計活不免爲闔族之憂而其料
理措畫之方公實先之也誠心愛恤念念不忘天寒
則曰得無凍乎歲荒則曰得無餒乎每當花朝月夕
引而進之於諸長老之席待以親兄弟等年輩者以
至昨冬沉淹之中不曾語及身後而娓娓懇懇之言

深軫小弟家事噫着何以報答恩意也惟願與東里
兄及胤君諸人同心撑拄恪守先誼圖所以無負公
也己公其聽我言而默會之否乎

祭族孫現文

嗚呼現乎爾將何之爾爺有托吾不忍辭抆淚操毫
旣爲幽誌掇爾之行明爾之志此其略也有未盡者
申之以訣送爾泉下爾於吾言欣然聽受今吾有言
亦能知否爾之於我情猶父子今忽失汝慟惜何已
我素慵拙深居澗谷猥作村師收召蒙學維鍾維璡
維璁維球曁汝爲隊對未其儔無冬無夏對同昕夕

我乃自慰頗不寂寞愧乏陶甄亦好獎勸尋章數句
竭我知見嘗病俗學喪志雕繪曷哉回頭重內輕外
矧爾姿性同學攸服持心不隘出言無僻弱冠其年
已占趨向苟假以壽其進何量是歲三夏於我久處
硏思忍飢對卷忘暑爲勸任便未肯捨予前期苦短
此其兆歟會且歸矣苽酒以樂人間此樂不可復得
我言今冬欲上簫寺爾卽喜之謂將趨侍此願未遂
爾反違棄何志之厚何誠之摯佛非有恩爾卽奉剎
勤勤懇懇始終如一由是推之可驗篤倫所在致死
此眞其人曾於對討歎我窮獨讀書種子無處屬托

屬之汝曹傳我文籍今焉少一增我悽惻嗚呼現子
何命之嗇二十光陰石火風燈爺孃訟恨弱孀呼冤
我心非石曷忍詳言屋後青山俯瞰川野先壠在上
北亭其下生斯長斯死歸於斯安歸永貞爾尚何悲
西望谷泉隔一岑兮幽明雖別倘顧寒棲松間小逕
彷彿跫音嗚呼現乎爾知吾心

祭族孫瑾文

歲癸巳春三月丙子日固城李秀才士懷君將大歸
幽竁得年纔二十五矣嗚呼可勝惜哉鄰居族從祖
著秀旣作輓詩四十五韻揭之竿又掇餘意數行酹

以酒而與之訣曰余恨人也凡於死生禍福之失其常者終莫能打透得每與士懷輩讀古書求此理而尋常不快於中者久今於士懷之死尤不免惑之滋而恨之深也嗟嗟士懷乎君之至於斯者理耶命耶君之姿性温良氣質完厚温良也完厚也而享有壽祿者是當然之理也君之處事牢確立志遠大牢確也遠大也而成就志業者是必然之理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而獨於士懷乎反失其常者誠曷故焉且人之死也呻吟困苦至於病不可爲而後已者是亦常理也而今士懷則終宵讀書之餘忽忽爲明晨僵卧

之鬼者抑又緣何而致也吾未知氣數之變迭遭相撞而理之秉載者或不得主宰而然歟抑吾之知見未達於盈虛消息之理而反有此怨天尤人之意者歟古之識理君子於此等處只得付之無可奈何君經學士也今於辭庭之日亦將知其無可奈何而怡然安化浩然長逝耶今日未盡之恨未食之報且將竢天之定而責之於君之一子旣以是爲君慰又以是慰君之大人理之終未泯者其可驗於斯歟嗚呼吾與士懷爲同門生又分山共閈而居者廿年于玆矣貧病窮獨益覺世味酸楚而惟君父子昆季是依

是賴視君之大人如同氣兄弟視君輩如親子姪也
每花朝月夕我往而君來明窓淨几迭問而互答愛
好之至而思欲玉汝之成期望之深而竚看門閭之
大噫君我相長之益相從之樂豈但爲鄰誼之厚而
已耶且君方從事明經之業占地步已廣幸而早了
此一斛抱經從我於林園靜僻之中與之歌詠先王
商確名理者是吾衰晩之願而如今萬事已矣塊坐
窮廬誰與晤語獨對殘丌誰與講討冤乎惜哉君大
人屬余誌君墓余不忍辭爲綴數語是烏足以不朽
君耶嗚呼如玉其人今不可復見於斯世矣君父瘇

而口吮之母病而禱于天非至孝而何君大人泣而

人不間於之間字本不誤也

爾能活我死而吾不能救汝於不當

死之地此千古之恨也聞者孰不悲之先聖嘗稱閔

子騫之孝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今於君亦

云又吾叔下庵先生每稱君資地之美爲之字而祝

之其奬詡可知已命矣夫不能使君壽内而爲門户

矜式外而展布其經濟嗚呼其命矣夫抑思之千言

萬語都是怨恨不平之言恐被達士所譏略略提綴

而止嗟嗟士懷乎君其知此意而默會之否嗚呼

祭再從姪庭岳文 甲午

是賴視君之大人如同氣兄弟視君輩如親子姪也每花朝月夕我往而君來明窓淨几迭問而互答愛好之至而恩欲玉汝之成期望之深而竚看門閭之大噫君我相長之益相從之樂豈但爲鄉誼之厚而已耶且君方從事明經之業占地步已廣幸而早了此一關抱經從我於林園靜僻之中與之歌詠先王商確名理者是吾衰晩之願而如今萬事已矣塊坐窮廬誰與晤語獨對殘丌誰與講討冤乎惜哉君大人屬余誌君墓余不忍辭爲綴數語是烏足以不朽君耶嗚呼如玉其人今不可復見於斯世矣君父瘇

八不問 卷之二 問字本不語部

嗚呼才難之歎不其然乎天之降是人也與之才者固難矣雖降才焉而得以永其年成其才者爲尤難矣以汝才學之美而生出於我家衰敗之秋者夫豈易焉哉汝幼而有近道之姿稍長博學強記爲文蒼然老熟有古作者口氣以至說道理古今事了了如燭照數計天若假汝年數充拓其志業則學可以窺洛建門戶文可以追韓柳軌範吾輩亦當爲之賦橋頌讓與後生之師表矣其所以期倚門戶之重者不第爲區區科目之士而我家無祿使汝有其才而無其命浮世間廿四光陰遽然若石火風燭寃乎惜哉

譬若玉樹芝蘭縱或不能爲需時華國之具而施之
一家亦可謂希世難得之寶也如之何摧之折之俾
不得培其根而達其枝也此吾所以歎成才之難也
嗚呼夫以我下庵先生之厚德遺蔭而卒莫能保佑
身後三祥未闋而汝與庭嶷相繼夭閼報施之舛又
何若是也然莫非命也汝之臨死也起而正席屛遠
婦女無愧於古君子得正之事知汝讀書之力能打
透了壽夭存亡之理也吾何必爲汝深怨以取達士
之譏耶最所慟恨者今夏余抱負墳籍還棲于谷泉
山齋每風清月白之夕散步階庭朗詠招隱操數闋

且誦庸學易繫書一二章而忽彷徨竚立掩抑而旋止已矣已矣自今以往雖欲團會書巢使汝與景覵輩掛牌秉拂談覈名理而余則支頤在傍以作初平之聽其可得乎嗚呼汝大人托余以記汝之行吾固已諾之矣早晩當有踐言之日今於送訣之際又何用多言耶嗚呼

祭從叔母孺人永陽李氏文

嗚呼詩曰釐爾女士又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姞夫士而崇禮義勵行檢能盡人道之大者方是君子哉則以婦女之身而行士君子之行者不亦難乎著秀侍

我夫子之側三十餘年於夫子閨門中一言一行固
不耳孺而目染焉如孺人之淑德徽範眞可謂女中
之士君子矣孝順而禮讓慈仁而莊整規模縝密而
達於事理辭氣溫柔而明於是非目不覩邪媚之色
口不道鄙俚之言體不近奢麗之物守靜安詳終始
如一日雖士之讀古書講道理者何以踰此惟我夫
子性本謹嚴治家有法而孺人配德無違服事中饋
助成君子之志俾得專意講讀一不以事物爲累以
至偕老七十年而相敬如賓莫或有戲慢媟狎之容
孺人爲婦之道盡矣適若毋有多子珠璣繞膝而未

嘗有抱哺喣喣之愛一切導之以義方有若嚴父之檢束焉以故諸子斤斤有文行稱於士友孺人爲母之道盡矣逮夫觀化之夕其所遺命又不出乎教子姪扶門戶數款語其所守之正果何如也孺人能盡夫爲婦爲母之道而大者立矣其餘疏節細行可以類而推又何必臚列而畢陳之耶嗚呼竊惟夫子與孺人之深仁厚德固足以毓慶而垂後矣人倫篤而家道肥春風和氣之中未曾有逆境悽楚之事鄉人之論完福必先數之宗黨後生亦將永有慕效之地而夫何造物者每忌圓滿物事一自壬辰櫟榷之後

兩孫之奇儁而文者次第夭折環顧同堂死喪相繼內外先行惟孺人獨存而今又不慭遺焉家户替矣閨範空矣嗚呼曷歸余懷之悲悲夫悲夫小子自髫齔時依歸門下自朝至暮不離書齋孺人必闖門聽讀書動色辭撫摩焉嘉奬焉收恤而不置焉一與諸子無間焉以是小子亦視之如毋焉然畢竟學未成志未伸而孤露窮獨自不暇給未能有涓埃之報負之矣負之矣俛仰悲怍此何人哉惟願與諸從昆季團會山齋課教子姪一遵夫子舊規則亦庶乎不終負孺人托勉之意小子何敢忘焉嗚呼卽遠有期靈

車載道引紼踰鄉實非始慮之所及而宅兆安吉果有青烏之說則夫子寂歷之遷亦當有日是可以慰長逝之靈也歟

哀辭

權漢于 東奎 哀辭

惟權氏古文獻家也遠而有默巖先生爲陶山道契近而厚庵弦齋諸賢蔚然師表後生而雙湖丈人又能世其家學以清修博雅聞吾友漢于甫丈人之白眉兒也亦粤我表叔釣月翁之宅相故余得以知之熟焉君好風采美鬚髯言論質直俊爽酷似外翁居

家孝友融洽性倜儻恢達樂善而好義愛物而容衆凡世間齷齪皎厲褊滯吝嗇事一切鄙之而不屑爲第於好惡一邊太直截明快未肯隨俗桔槔故世或有不樂成人之美者然金之剛也衆不能鑠之玉之潔也物不能汚之於漢于乎何傷也余與漢于交自弱冠而鬓斑矣始見也昂然有沖霄之志及長而慹然有長者之度晩乃經歷多而修省久則便退然而抑鶡然而馴合下英銳之氣減了七八分數若假以年壽輥到老大純熟則宜其進進不已儼然爲吾黨先進而權氏之門復見前輩風猷矣夫以君天資之

好地步之濶卒半生蹇滞未究許大之志奄抱謝庭
之慟豈非名家之不幸而吾輩之深所惜者乎噫余
亦衰且拙四方之志絶矣青松白鶴夢想悠然每與
漢于昆仲留約於周房玉溪之間書商面確固宿矣
而遽失東道好主人自此以往何忍過執鞭之村而
聽山陽之笛乎雖然壽夭忻戚古之達理者置不論
矣君有賢弟可以托孝養有才子可成厥考志夭之
嗇於君者其將責報於君之後乎既以是慰君長逝
且以慰雙湖公埋玉之恨也

鄭元可　哀辭

我表兄金上庠客寓於永之仙源山中鄭氏村也嘗爲余言仁里淳慤之風書塾講討之樂而尤娓娓道元可文行爲後生中眉目余固樂聞而心識之往歲因事南遊歷拜蓮亭翁于仙源村纔入門巷便覺和風襲人羣玉侍側觸目琳琅中有一年少秀朗而頴敏卽蓮翁之孫元可也是夜明月滿塘荷珠灑落相與憑軒玩賞傾盖如舊相識間又評隲文字極歡而歸越三年春再登蓮亭與元可之大人公聯枕叙阻時值大風寒客愁甚苦元可應接惟謹必躬檢烟突食進端拱侍立良久命撤然後退以至僕御裝送之

節動合禮意余觀人家子弟往往生長豐羨漫不知悌長肅客之禮而如元可者其遜志敏行有如是則益信表兄之言非夸也若假以年充拓其才器則其進何可量也嗚呼栽培傾覆之天無徵久矣是歲春元可之季父聖重及元可昆季相繼殞折未幾蓮亭公又以天年棄代春風和氣之中胡然而有悽涼候也旣爲聖重元可哭又爲其先公哭此正韓山斗之於北平家哭其祖子孫三世而有觀居此世之感者也適者金表兄有書言聖重之忠厚質實元可之宜弟穎悟君所深知者幸爲一言以哀之余奉書而帽

曰著之於元可乎因吾兄而得其始卒焉其言皆可傳也敢不惟命遂略叙其所感於中者繫之以詞曰

有亭臨池兮玉立芙蓉皎皎伊人兮亦有斯容有質有文兮維孝維恭旣豐其畀兮胡嗇其終有叔有弟兮同歸土中孫而祔祖兮環侍彤彤東吳曷悲兮一聽天翁玄夫達論兮證諸韓公

金大叟(來壽)哀辭

國子生金君大叟文雅有志之士也吃吃不能言獨於書便沉吟朗讀種績富而詞藻燁然遂一出脚登上庠意不以小成自局乃者負笈辭親入太學歲餘

日齋居靜處讀書攻文欽欽有課程擇交取端未嘗
與貴遊子弟相往還齋中先進及洛下知名者咸推
詡敬服以爲有法家模範焉程夫子有言新進游楊
輩入太學不惟議論有異其容止亦必可觀士君子
最可觀者動容行止之節則如大叟眞可謂容止可
觀而無愧游楊者矣苟假以年壽地步漸濶則其進
就何可量已不幸病於京卒以櫬歸冤乎惜哉造物
者生此好資地而旋復閼之何意也泮之薦紳縫掖
俱輓歌以送之極道其志行之雅文詞之美始信我
前聞不誣也世無昌黎子大筆誰能爲何蕃立傳以

示來後也君之大人公屬以數行誄語其志悲矣余固諾之何忍負諸大叟工於詞詞以哀之其詞曰

子衣兮芰荷子佩兮琳琅修姱服兮斐然御珍駕兮高驤泮之水兮思樂菀有聲兮膠庠辭北堂兮遠遊志則大兮蓬桑雲鵬摶兮九逵笑彼鷃兮榆枋遊子歸兮幾時倚閭立兮爺孃西風摧兮玉樹望故山兮迷茫洛之士兮載餞唱薤露兮悽傷己矣乎時不利兮志不伸地欲老矣天欲荒安得訴此冤兮眞宰使君復化兮華國主璋

墓誌銘

族孫秀士瑾墓誌銘

李君名瑾表德士懷遠胄容軒曾考虛舟祖諱宜秀父曰庭實固城本貫聞韶外出君生質粹孝友天性吮父之癰禱母之病從師會友策勵勇邁蚕治經明期以遠大癸巳春孟十九夭逝君娶權氏生子二歲松湖之北吉兆神佑載誌幽竁族祖著秀

墓表

祖考桐湖府君墓表

嗚呼此桐湖處士固城李公之墓也公諱弘着字德顯左相容軒先生原之後生員平地翁憲復之子判

書全陽君李公益謚其外祖也公天性高古文詞簡潔自某年廢公車堂名隨樂而詩序以見志誦其言考其行古之所謂逸民也養德林下韜晦以終老千歲之下復孰能識其眞也夫人李氏全城名族處士齊賢之女　贈叅判金公侹之外孫也生而配德無違歿而同穴而藏是庸垂餘蔭而裕後昆也公嘗自銘曰無善無惡誰譽誰毀不求不營何憂何喜一杯靑山同歸螻蟻世之編高士之傳銘有道之碑者尚亦徵信於此廿四字也

壙誌

族孫秀才現壙誌

嗚呼吾尚忍銘現之窆始汝年就傅以淨友公命請業於余不避祈寒暑雨一心從事者十餘載矣初若鈍滯不能通既久而誠益篤數年之間見解漸開明文藻又大發同學之稍長者往往讓其頭焉其爲人忠厚慤實沉重簡默而又資之以讀書之力纔弱冠而儼然如老成人與我處未嘗見疾言遽色吾嘗謂現也可以學道其所期待者實在時文科目之外不幸以一夜之疾遽至不淑使不得成其志而卒其學冤乎惜哉其大人見余泣曰吾兒之孝順恭謹天性

也侍我先君側唯諾溫凊應門無不如其意故先君
於諸孫中最愛重之其母常善病輒作兒戲而勸粥
水父兄如有過失必婉辭幾諫開陳義理得請而後
已誦讀之餘攝家務細大不遺以替其兄之勞至病
之前夕猶然此吾兒居家事大略也且其尊師向學
之誠眷眷不懈雖食息之頃常誦說教迪之恩凡厥
志行之美惟叔知之幸爲誌納諸壙以慰其寃也余
掩抑無以對良久思之現也視吾如父故吾亦子視
之耳寒齋凍卧給薪以溫之貧廚屢空嬴糧以繼之
竭忠盡力終始如一日此亦孝之推也今不可復得

於斯世吾何忍爲之銘又何忍終無一言現字用晦
姓李其先固城人入 國朝而左議政容軒先生實
爲大祖歷八世至 贈承旨諱後植始卜塔洞池園
高祖諱弘直進士號嶺隱曾祖諱宗周亦進士號北
亭祖諱定秀郎淨友公父曰庭百母曰驪江李氏晦
齋先生後衆判鼎揆孫通德郎台祥女也生三子現
其仲也生于丁亥六月日歿于戊申八月七日得年
僅二十二娶聞韶金驥洛女寢郎鎭國之孫鶴峰先
生之後也有婦德克配其夫而弱年居寡卒無一嗣
息命物者意果何如也汝之父若兄必續爾後俾祭

之惟是族天之定也已踰月窆于家後丑坐之麓嶺
隱公墓下也銘曰
肫肫而粥粥兮謂將爲忠厚長者夫旣本之於孝友
兮亦復擾之以儒雅吁嗟乎年數之苦短兮有志有
行兮其誰知之哀其死而善護其衣履兮尚有徵於
慕亭翁之銘詞也

壙記

先妣孺人安東權氏壙記

先妣孺人權氏系出永嘉忠定公冲齋先生諱橃之
后通德郎諱思九之孫處士諱學度之女景山齋眞

城李公諱綸之外孫以　元陵戊子七月十一日生纔六歲而孤無他兄弟通德公及母夫人憐之未嘗加何責而性本淑慧莫或違長者命七八歲已能通女工解文字侍通德公側見受業者鈍滯不通便從傍指敎時或綴文成句輒驚動人通德公歎曰使汝爲丈夫子則足以振我家聲洎亡父冤年十八歸于我先考生員府君姓李氏諱周齡入門初家貧親癘先妣躬執爨甘旨鹹淡罔不適宜有時匱乏則鬻衣髲賁縫紝以繼之而無幾微見於色舅姑安之宗族稱之及其連遭大故竭誠内助饋奠一以禮又能拮

据有無料理十餘載家計稍羡祭必前期措辦務要
精潔客至力具芳甘以成夫子之歡見隣里之窮残
孤惸必隨力賙恤如有村婦擣託針線倩書簡者一
一應酬不曾有厭苦意顧小子輩曰我貧家婦也不
能以財帛施人豈可憚暫時代勞而不副其請乎凡
自手中出敏妙精緊因有縫罅筆翰如流曲畫情意
人皆愛玩傳誦焉嗚呼天不見佑家禍憯酷京館之
變曷忍言哉先妣聞卽顚隕氣絶僅甦而猶能節哀
忍痛改斂諸具手自裁縫及祥爲文以祭之詳叙事
行繼以他日下從之意其守禮處變之節雖士君子

無以踰焉其教子也慈惠備至而濟以嚴整未嘗作
暱愛煦煦之態每戒之曰男勤學業女務紡織各守
其職可免忝辱其親又謂善秀曰汝之文學或冀早
晩成立不幸遭罹閔凶自分廢擧吾不欲拂汝志而
强之窮居讀書益懋修行是亦顯親汝其勉之又嘗
勸讀周易曰吾聞吉凶死生進退存亡之理皆載此
書人能善學則可知處憂患之道又或披玩古事至
忠孝義烈處必感慨嗚咽呼不肖示之曰此後人所
宜法也不肖嘗授蒙學漢書先妣適在傍聽之歎曰
酈生遊說漢王以口舌得官而不愼樞機卒不免禍

此非鑑戒處乎其達事理垂義方多類此丙戌冬視疾沉淹十朔奄至屬纊而神精尚了然酬酢如平常執不肖手命以祔葬正席安卧從容就盡實丁亥七月二十日也是年十一月日葬于馬坪大慕洞丑坐先人墓南麓也先妣之淑德懿行能盡爲婦爲母之道證諸古之女史實無愧焉而不孝迷劣無以闡揚先美摧慕隕塞昊天罔極姑略記梗槩納之幽竁子行載先人壙誌不復錄

行狀

通德郎權公行狀

通德郎權公諱思九字希聖其先永嘉人永嘉氏胄于太師諱幸而族大而蕃簪組舄赫最號東方大姓太師後十九世至冲齋先生諱橃位躋右贊成 贈領相謚忠定厚德大業偉然爲百世師表忠定子郡守諱東輔號青巖郡守子監正諱來號石泉監正有子諱碩忠是生諱濡於公爲高祖曾祖諱斗緯號松沙嚴正有長者風伯氏蒼雪公常推讓其文學祖諱濩有才行不得年訥隱李公誄而悲之考諱正中以上五世皆隱德不耀然克紹前休妣韓山李氏通德郎泰和之女掌樂主簿密庵李先生栽之外孫其內

外名門所由來者正矣叔父知縣公諱正雄篤學有行義教授於家公自幼入承義方之訓出而擩染於舅氏大山先生之門斤斤有謹飭行少時服飾隨身之物頗尚華美先生禁戒之因不復焉先生又欲試公志命家人作糜粥以饋之是公前日所未嘗者而猶啜之甚甘先生見而稱許之始冠往省外氏逦向豐山望見數三長老野次班荊而坐輒下馬步過時屛谷權公在座亟呼僕夫問之因請見嘉歎曰法家子弟孝謹之行推可知也嘗應擧入京一夜擁衾獨臥泮主妻有姿色者披衾而入公徐起曰我客也無

乃錯認外主人而至耶其女驚起媿服而退自是接
待愈款洛下士友相傳爲美事先府君以莊嚴律家
見子弟過差不少寛假公承順色養莫或有纖毫拂
戾意先公晚年養病于道心山中距所居春陽爲一
舍地公定省醫藥不避風雪或至犯夜衝寒髮鬚皆
氷而至門外拂拭不令病親知之其居家脫略細務
不以一物經心中歲𥨊遭羸博之慽尤無念世事屛
棄公車寄意山水撫孤發恩愛篤摯無異慈母之保
赤子待庶母與庶弟務全倫理一以和平爲主門戶
闒大傍無代勞之人累世先祀必親自監視前期辦

儞恪盡誠敬客至必止宿留連以供歡尤好施與人見族婣與鄉里之貧不資生者輒傾廩而周之至有舉家來托者而竭忠盡力措置基業未嘗有厭苦色焉家切近縣倉秋成之後必別以精實先期納租隣人窮不能糴亦多自當助納家用反或不足不顧也吏胥稱頌不已曰輸租皆如某宅則官民無事矣嗚呼此公平生行治大略也孝友政於家信義孚於人文獻風範不失法家之本色睦婣任恤無愧古人之篤行則天之報施於公者宜其嚮用完福錫類祚胤而賢子不幸早夭家事又從而旁落慶善食報之理

顧安在哉尚幸晩定嗣孫身後有托種德遺蔭其將驗之斯也夫公生于英宗己酉三月三日卒于正宗己未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一奉窆于春陽縣東羅浮堂艮坐之麓配義城金氏校理世欽子永河之女後配眞城李氏松安君子脩后師溫之女有一男一女男曰學度有文行先公歿士友嗟惜女適固城李周齡生員金鼎燦生一男一女男曰民壽女適聞韶金鼎燦皆金氏出也學度系子曰載文女適固尹台東載文生一男曰亨夏生員生三男二女男曰著秀芝秀葵秀女適柳致一餘幼著秀生於外氏家

公老而無膝下之慶愛不肖甚嘗抱持懷中且教學字期以遠大而見今滅裂無成就終無以報答至恩聞者母親泣而命著秀曰爾不可忘大父恩可略叙其實德懿行及世系子姓以示來後著秀承命而爲之狀如右以歸之舅氏第恨生晩識淺萬不能記其一後之君子尚或以是考據而有所財擇者歟

商山處士李公行狀

商山處士李公之孫中秀氏收拾公遺文及輓誄諸篇屬著秀等以編摩之役且曰吾祖捐背已三十年于此矣當時故舊門生淪落殆盡無有記其實者若

過今日愈遠而愈無傳則吾祖之德學言行誰復知
之君之堂叔父下庵公嘗料理此事而不幸未就君
其叙次一通以成下庵遺意著秀作而曰晩生謏見
何敢當是寄累辭而請益堅則亦不敢終辭謹以平
昔所聞於父兄者叅諸遺文輓誄妄爲綴緝焉豈敢
曰狀德云乎哉公諱天慶字命吉初諱弘天晩年隱
居于商嶺山中人稱商山翁故因自號其先固城人
有若文僖公諱尊庇文憲公諱瑀文貞公諱嵒文敬
公諱岡襄憲公諱原聯五世大顯于麗季國初相業
文章焜耀史乘吏叅諱增吏議諱洺別提諱肱叅奉

諱容又聯四世棄官歸田以名節傳家臨淸伴鷗是其考槃遺躅也歷四世至郡守諱後榮連登大小科而志高官不達是爲公曾大父大父諱時成通德郎父諱元麟亦通德郎母恭人完山柳氏掌令涵碧堂諱敬時之女也以　元陵癸卯二月十三日公生于外氏家即涵碧公弧辰也涵碧公見而奇之曰此子骨相匪凡生朝且不偶他日其將如外翁乎公幼而聰睿超邁豪俊有器量稍長折節讀書不待敎督而博通經史纔弱冠便留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聞百弗庵崔先生講道南鄕即跋涉數百里造其門而請業

焉先生與之語大器重之悉以所學授之盖其學先
孝悌躬行之實而上達於天人性命之原本末有序
且勉之曰爲士者當知內外輕重之辨先以講學爲
主暇以應俗文字則切於己分工夫而不患有妨奪
之害公服膺師訓益復勵志必以朴實純慤爲立脚
基地又與先生之子東溪周鎭就正于大山李先生
之門與李后山柳東巖諸賢往復刮劘以道義相許
焉問學之餘兼治功令隨衆應擧癸未魁東堂別試
名徹 九重及其赴南省也自 上引見從容賜對
大加 褒敎曰眞經學士也廊廟器也因命主試勅

以勿失人洛下咸以大闈期之比入場知舊多從而來問者公輒左右應副晩後呈己券以故先呈者幷見擢而公則竟以晩漏其恬於得喪類此自是益無意進取斷置公車卽擧家入山杜門坐經傳百家無不硏窮尤致力於周易四子節要等書沉潛熟複俛焉孶孶不知老之將至年旣耄艾聰明精力不少衰時或杖策登高呼觴賦詩翛然有遺世出塵之想一時名碩多爲之歌詠其事以歎美之丙寅夏偶寢疾彌留時年八十四一日忽泫然曰先考遺事不肖嘗有意編錄而因循未果今病矣將終爲千古恨命

從子周羽把筆倚枕口呼喉音斷續而鋪舒不錯篇
旣終因命正席怡然而逝實六月二十六日也踰月
奉窆于府南加峴午坐之麓以治命從先兆也配月
城崔氏士人胄錫女義城金氏士人礪行女楊州宋
氏士人德隆女一男周聞二女李顯周朴洪圭孫男
中秀女趙基業金名壽李子東郁朴子濟元曾孫庭
學女金重岱權命周餘不錄公稟質剛毅儀表魁偉
而濟之以宏厚寬平平生未嘗自立標楬而學問充
養之力自然符彩於外風流氣義蔭映一座盖自八
九歲時趨侍涵碧公座側擩染日久而與內兄江浦

公弘源才行相甲乙其從師也同門之士燁然多文學而質疑問難之席必推公爲前列崔先生每曰命吉吾之畏友他日掛牌秉拂吾當讓與一頭大山先生又嘗以朱書講錄刋補屬公及李后山使之幹當勘校則其見重於當日宗師之門爲如何哉崔先生嘗哭其子公甚悲之爲廢鄕解及葬將疾馳赴哭中路馬病不及窆穸會者命役夫將下土先生止之曰命吉與吾兒厚豈無千古一訣姑待之俄而果至觀者驚歎咸以爲友道之篤非人人所及大山先生與崔先生書亦曰遠愧泡巨鄕近慙李命吉嘗於加峴

山下措置多少財貨歲久頗贏足乃呼子姪諭之曰吾輩支子也雖無此亦足資活念兄與長姪皆早世家事旁落以此塡補可乎遂封其券幷屬之從孫洛秀先祖參判公隧道尚闕麗牲之石公首先倡議出財經始涵碧公墓下無表碣公與門下諸賢合力治石求信筆鐫而竪之崔先生易簀後以畏壘尸祝事貽書于南州士友商確基地講定儀式其尊師爲先之誠無所不用其極焉嗚呼公平日行治之在人耳目者何止若是踈略而惜乎無傳之者然卽此數者而觀則後之尚論者亦可以得公之萬一矣公不喜

著書立言嘗曰吾之所聞於師友者端的有據惟是篤信心存而體行之何用贅爲纂述哉以是巾箱之中所存者只寂寥數篇及師門往復書而已間者與下庵公長胤亨秀氏對同勘定旣又爲之狀以塞孝孫之請當世立言之君子有所徵信於斯而爲之顯微闡幽則玆豈非後生之幸耶謹狀

月梧處士金公行狀

公諱會運字亨萬姓金氏其先新羅王子也始受封義城以昌厥後至中世有諱璡 贈冢宰號靑溪種德毓慶篤生五賢子長曰藥峰諱克一次曰龜峰諱

守一曰雲巖諱明一於公俱爲八世祖始樂峰以龜峰之子進士諱澈爲嗣是生瓢隱諱是榲世所稱崇禎處士也其第五子諱邦賁出爲雲巖之孫諱是榘之后是生通德郎諱恒重實爲公高祖也曾祖諱若欽有文行早世祖諱翼漢淸修篤學終老林下後人號秋村翁考諱始晉治家訓子鄕里稱之妣咸安趙氏漁溪后士人景潑女也以 元陵甲申二月十四日生公于秋月里第幼峻茂不凡深沉有器量與羣兒遊不欲爭較及上學深於思索觸類曉解性又勤學終夕不離案雖有急必了其所業而起適有村人

儺觀者如堵公方對卷受課略不舉目視其志尚已
如此上元夜秋村公命作看月詩時有村翁權卑者
向月坐公應聲曰人卑坐土卑春月照秋月秋村公
喜曰文脉賴爾不絶十二三歲已通經史諸書始習
詞賦與從兄處士公昌運聯鞍共業極意鍜錬騷騷
有步趣父兄長者皆以遠大期之十七而冠委禽於
桐湖李公之門桐湖公甚愛重之每邀置座側申申
勉戒曰功令文字儒者末藝先讀性理書立其基本
博觀文章家透得體製然後方可謂通儒遂日授朱
子書及司馬史俾朝夕講習公謹承節度潛心誦讀

與下庵李公宗休江皋柳公尋春同業相資爲莫逆交癸卯始擧鄕試高中解額時年二十族祖漏軒公台漢同赴洛歸語先公曰年少發軔之初擧止安詳應接周徧未有若君之子勿以省試偶失爲慨也時兩皋公歸然爲法門先進教授於家公首先就學擩染最久己酉赴廬江講會東巖柳先生主牌拂公聽講累日欣然會心歸卽稟于兩皋以弟子禮謁巖亭先生誠心引進始授以大學章句次及心經附註其學循循有序凡有所得必劄錄而識之退又以疑目質問先生每許其慤實用工自是逐旋往來於兩先

輩之門交相就正尊信而體行焉己未丁外艱庚午居毋憂戚易兼盡執禮不懈先公疾革執手命曰吾以未見汝立揚爲恨勿廢擧業以成吾志公之晩而僶勉塲屋遵遺戒也然胸懷恬曠未嘗爲汲汲進就計每曰得之不得命也擧子之問題義者四面沓至而一一應酬指示蹊逕至妨自己呈劵略不介意屢占鄕解輒不利於禮部遂絶意外慕閒居玩樂手抄性理羣書朝夕研究先賢文藁之在巾衍者勘校丁乙爲成書以傳後又以成就後進爲己任每於家塾院社期會講學假以考校文藝以倡率而興起之甲

午夏有推數者曰出避以過秋然後免大厄公曰人有定命何可爲卜說所動傍人多勸之乃曰仙亭吾平生所樂當熇炎暫就寬凉亦不惡遂携書上山留半月疾作沉淹中猶不廢看書談笑如平常屬纊之日門親知舊來診者甚衆傍人問其擾自外應接公知之責曰彼以慇懃之意來我何不見幷許入語澁氣短而猶酬酢娓娓各問長少安否是夜命侍者曰我欲眠勿以粥水攪之正席安枕神色似數腴良久欠伸覺曰一睡之後心神清爽吾病其瘳乎遂不復言適然就盡乃八月十六日也纔就木奉歸于家而

殯焉以是年十月日窆于松石先壠負坎之麓配固
城李氏桐湖處士諱弘着之女成均生員平地翁諱
憲復之孫也淑婉莊敬配德無違不幸早歿生一男
一女男秉壽生員女鄭仁睦秉壽生三男二女男鎭
慶餘幼女金濟箕李宅文鄭生三男一女男欽寬鎬
寬餘幼女李中受鎭慶生一男幼公天資朴實德性
純慤已占得立脚基地而入則家庭義方之訓嚴且
摯出而諸先輩教迪又一以正其於問學之功見得
精確充養有素而一切以謙虛隱約爲心衣冠眞率
辭氣簡訥持身而不欲修邊幅爲學而未嘗立標榜

嘗曰士當以名不副實爲恥須就切己上警省持循乃是實學也公誠孝篤至親在常怡愉侍側惟務順適其志尤謹於送終大節不以貧窶而致有遺憾奉祭祀一心精白僾然如在四時節薦雖有隣里疫癘未嘗循俗廢闕家人父子之間一以和寬爲主不欲隨事苛責縱有不快活之事亦未嘗形諸色辭使之自然融釋焉喪難之餘家計旁落晩境居養不便朝晡或不繼處之晏如一不嬰情雖蔬食菜羹啖之如梁肉寒床冷榻寢之若溫暖憂愁之地不失其和豫窘急之際益見其從容故年享七耋而容顔常好精

力不少衰非有得於學能如是乎平居手不舍簡冊而必沉吟緩讀上下研窮得其理趣而後已方其專心玩索或當食失時而不自覺雖一座喧閙若無聞也深戒口耳之學不喜張皇簡札往復論辨時與後生講說而亦未嘗逐條解釋必待其自得方略綽提掇壺谷柳公嘗主泗濱講席聽公所論亟歎其實得之見後乃推公代其座先進屬望之意可知也爲文要令脉絡相連關鎖相當自成一家之體而必夜間構思朝起淨寫更無一字抹改處嘗語子弟曰凡著述之法如大匠作舍先定基址次立間架楔楯根閫

各適其宜然後無罅隙爾輩之文何異於廳房廊廡之臨時增損致使高下差池廣狹不齊哉至於看文字眼目甚精雖闕誤疑似之難辨者一見便覈破嘗會校密菴先生遺集廣瀨李公野淳推許不已曰不圖某之見解若是高明好古柳公徽文擧微奧義次第抽問公逐一供答如誦己言柳公歛衽歎曰老兄學識乃爾博洽一生韜晦是其高處又精於禮學凡人家有疑文變節多待公折衷而未嘗立己見輒以所聞於師門者證之樂善好義流出肝膈見人一善可稱必欣然獎許若己有之如見有非義者輒望望

然若將浼己然亦不曾向人言其短焉每以疎迂自
處便脫略家務而獨於爲先尊賢之事竭誠盡力條
理縝密如仙亭肯構之方錦陽築壇之役皆公所指
畫也在宗族無間親疎務欲均庇而尤以恤窮爲念
常歎曰吾之羽翼恨不能遍覆又以竭人之忠爲戒
人有贈遺輒蹙然不自安雖一箇辭受必裁之以義
甲戌大歉貸十鏹送人于市入夜始還告以盡失於
盜公笑曰正所謂甑已破矣言之何益他日其人自
請還償公卻不受此雖細事可見其恬淡無物也酒
戶甚寬凡於宴集及客至必相酬以助歡而微醺卽

止不至沉醉與鄉人處泊然若無情而如過意中交舊則傾心講討至忘寢食間又發之聲詩風流澹蕩意思沖遠不知者以爲一時文學之士知之者識其沉潛乎義理之中而能超然於事物之外也嗚呼今其可復見此老耶盖其嗜學之誠固窮之操高世脫俗之標當求諸古之人矣在漢而有南州高士徐孺子在宋而有篤行君子趙彥遠公其若人之倫歟晩年寓居於吉水之梧臺村而不忘秋月故里扁其室曰月梧草舍自爲詩與記以示意知舊遂以月梧翁稱之有遺文若干卷藏于家迺者上舍草遺事一通

又令著秀有所撰次著秀卽李孺人之從子也公與
我先子生員公情若親昆弟愛小子而子視之面命
書誨實有誘掖之恩焉今於文字之役義何敢辭第
惟善言實行之得於耳擩目染者不爲不多而鈍滯
蒙昧百不能記其一紙以遺事爲案本略加刪潤如
右恐不足以闡發幽潛而爲藉手乞銘之資也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十